

唐生智與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的建立

葉惠芬

摘要

民國15年的國民革命軍北伐是中國現代史上一次南北統一的努力，而且獲得初步成效。直到國民政府進行北伐前夕，國民革命軍共成立八個軍，由唐生智一手組建的第八軍無疑地對北伐時機來臨與軍事進展過程中俱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

唐生智出身保定軍官學校，回湘後由一位見習軍官逐漸嶄露頭角，成為湘軍第四師師長，在其努力組訓經營下，第四師成為湘軍中實力最強的一支隊伍，又憑藉其軍事實力，成為湖南最高軍政長官。到了北伐前夕，他與南方的國民政府聯繫，結果促成國民政府北伐，第四師也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為國民政府北伐戰役中的一支生力軍。

第八軍源自於唐生智從民國初年以來在湖南所編練組訓的基本部隊，也成為其日後的實力憑藉。隨著其軍力的擴充，唐生智在湖南政局的角色日益受到矚目。由一位湘軍基層將官出身，不斷超越同輩，最後且對久掌軍政大權的老長官趙恆惕形成威脅；在北伐前夕的動向，同時為北方的吳佩孚和南方的兩廣政府之關注，均欲爭取其歸附，其態度動關大局。

本文擬以唐生智從民初至北伐前夕的軍政活動為中心，分別就保定軍校教育、回湘發展、譚趙戰爭、驅趙、唐葉戰爭等五個階段，分別討論唐生智如何在政爭時起，政權更迭頻繁的局勢中掌握時機，發展實力？在掌握湖南軍政大權後，為何投向南方國民政府？造成什麼影響？並藉著第八軍的建立，討論地方軍投入國家統一工作中的阻力與助力，對北伐後中央與地方紛歧複雜的關係或能有所釐清。

關鍵詞：唐生智、保定系、第四師、第八軍、譚趙戰爭、唐葉戰爭

Tang Sheng-zhi & the 8th Army of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ary Forces

Ye Hui-feng

Abstract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of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ary Forces in 1926 is the first effort to the national unification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nd it is a success. Prior to the eve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there are eight units of army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ary Forces. But the 8th army, established by Tang Sheng-zhi alone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deciding when the northern military action takes place.

Tang Sheng-zhi, who graduated from BaoDing Military Institute, turns out to be the commander of the 4th military corps when he returns to Hu-nan province. The 4th military corps eventually becomes the most powerful military units in Hu-nan province. Tang soon becomes the topmost military general in Hu-nan. Just before the northern military expedition, he gets in touch with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the South and helps to bring about the actual military expedition. Since the 4th army is incorporated into the 8th army of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ary Forces, it is the newly-born army for the northern forces

The 8th army originates from the basic military units, which are trained and disciplined by Tang Sheng-zhi in Hu-nan since 1910's and thus becomes the greatest support of Tang's strength. As Tang continues to expand his military power, he deserves more prominent role in the political ecology in Hu-nan. Though born as a low-level military officer, Tang keeps running over all the other colleagues, and makes a threat to his superior Zhao Heng-xi, who long grasps the greatest power in military and politics. As Tang Sheng-zhi receives greater attention from Wu Pei-fu in the north as well as Guangdong and Guang-xi governments in the south, his attitudes exert extremely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balanc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military activities by Tang Sheng-zhi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northern military expedition. Five stages are included in the discussion:

Education in BaoDing Military Institute, Development in Hu-nan, Tan-Zhao Battle, War Against Zhao and War Between Tang and Ye. My discussion cover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does Tang Sheng-zhi manage to rise in chaos? How can he take hold of good timing to develop his military strength when the political power changes hands constantly? Why does Tang Sheng-zhi decide to work for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the South when he takes the greatest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wer in Hu-nan? What is the consequence of this decision? Do the local military forces make an obstacle or assistance when they join the job of national unification? It is my sincerest hope that these discussions will clarify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after the northern military expedition.

Key Words : Tang Sheng-zhi, BaoDing System, the 4th Military Corps, the 8th Army, Tan-Zhao Battle, Tang-Ye Battle

唐生智與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的建立

葉惠芬*

壹、前言

民國15年的國民革命軍北伐，是中國現代史上大規模而有計畫進行南北統一的嘗試，而且獲得初步成效。直到國民政府進行北伐前夕，國民革命軍共成立八個軍，除了第一軍是以黃埔軍校師生為基礎組建的兵力外，其餘各軍分別由地方武力整併而成，這些先後所組建的各軍對南方國民政府軍力整合分別有其貢獻，而由唐生智一手組建的第八軍無疑地對北伐時機來臨與軍事進展過程中俱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

唐生智是保定軍官學校出身的將領，回湘後由一位見習軍官，在政局不穩、兵連禍結的湖南漸漸嶄露頭角，成為湘軍第四師師長，在其努力組訓經營下，第四師成為湘軍中實力最強的一支隊伍，又憑藉其軍事實力，成為湖南最高軍政長官。到了北伐前夕，他與南方的國民政府聯繫，促成國民政府北伐，第四師也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為國民政府北伐戰役中的一支生力軍。

第八軍源自於唐生智從民國初年以來在湖南所編練組訓的基本部隊，也成為其日後的實力憑藉。隨著其軍力的擴充，唐生智在湖南政局的角色日益受到矚目。由一位湘軍基層將官出身，不斷超越同輩，最後且對久掌軍政大權的老長官趙恆惕形成威脅；在北伐前夕的動向，同時為北方的吳佩孚和南方的兩廣政府之關注，均欲爭取其歸附，其態度動關大局。北伐時期以第八軍戰功卓著，持續擴張，更以實力軍人身份，隱然操縱武漢國民政府，成為北伐政局的重要人物之一。

關於唐生智的研究多偏重在北伐政局，尤其是武漢政府時期所引發的黨政風潮，事實上他如何崛起湖南及組訓成立第八軍的經過均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本文擬以唐生智從民初至北伐前夕的軍政活動為中心，分別就保定軍校教育、回湘發展、譚趙戰爭、進行驅趙、唐葉

* 國史館協修

戰爭等五個階段，分別討論唐生智如何由一個接受正規軍事教育的初級軍官，在政爭時起，政權更迭頻繁的局勢中掌握時機，發展實力？在掌握湖南軍政大權後，在南北政府對立的情勢下，為何投向南方政府？造成什麼影響？並藉著第八軍的建立，討論地方軍力投入國家統一工作中的助力與阻力，對於北伐後中央與地方紛歧複雜的關係或能有些啟發。

本文引用的資料以回憶錄和報紙期刊為主，唐生智本人有〈從辛亥革命到北伐戰爭〉、〈關於北伐前後幾件事的回憶〉兩篇對北伐及北伐以前的重要回憶，唐的第八軍舊部李品仙、龔浩、劉興、萬耀煌等人也有唐生智組訓軍隊情形的回憶，陶菊隱《記者生活三十年》一書中也記錄了許多有關唐生智早期的發展及對唐的觀感等。報刊方面則翻閱了《長沙大公報》、《申報》、《順天時報》等軍政消息、時事報導及評論。

貳、保定軍校教育與軍事基業之奠立

一、保定軍校軍事教育

唐生智（1889～1970）字孟瀟，湖南省東安縣人，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保定軍校是清末所頒「陸軍軍官學制」中決議設立的陸軍軍官學堂，因校址在保定，故稱保定軍校。依照當時學制規定，每省設陸軍小學堂一所，三年畢業；繼續可升上陸軍中學堂，就讀二年畢業，全國共設有四所陸軍中學堂；陸軍中學堂畢業後經入伍一年後，可再升入陸軍軍官學堂，為軍官養成教育的完成階段。保定軍校曾經盛極一時，作育出許多軍官人才，有保定系之稱，與北洋系、黃埔系先後並稱，唐生智即為保定系中相當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唐生智先就讀於湖南陸軍小學，畢業後進入位於武昌南湖的陸軍中學，再到保定入伍生隊讀了一年多。民元年7月，聽聞保定軍校開學的消息，因為入伍生隊已具入學資格，唐隨即前往報名入學，其時校長是軍事學大師蔣方震，蔣主持校務，有其遠大理想，他希望建立最完備的軍校，以造就最優秀的軍官，訓練出最精銳的部隊，所以他在主掌校政後力圖整頓，治學亦十分嚴格，努力經營的結果使學校氣象煥然一新，保定軍校開始邁入穩定發展。

唐生智剛入學時，蔣方震曾聚集部分曾參加過辛亥革命的同學問話，他問唐：「你在這一年多來，在革命隊伍中有什麼感想？」唐答：「我覺得復興民族，打倒列強，一定要革命

。革命一定要有紀律嚴明的軍隊，沒有武力，空談革命就是放空大砲。」頗獲蔣之嘉許，勉勵他們努力讀書，遵守校規，立志做人，並以「好學、力行、知恥」六字相勉。¹蔣對唐頗為器重，而蔣之人格及學識涵養也令唐生智非常敬佩，原先在小學和中學成績表現不佳，但在蔣的人格鼓舞及感召下，開始能有優異表現，甚至名列前茅，列為蔣之得意門生之一。²

唐生智在保定軍校修業期間，蔣方震因對自己要求太過謹嚴，在袁世凱統治時期，官僚習氣積重難返，其許多教學計畫和行政措施無法貫徹實施，而倍感挫折，於民國2年6月18日召集全校員生在學校的尚武堂訓話，沈重表明在當時那種環境下，無法實現訓練新軍的教育目標。他沈痛的說：「我國人辦事常有一種說法，『合則來，不合則去』，這是逃避責任，希圖取巧的藉口，要知道此處不合，他處亦是不合，去又去到那裡呢？」講完後轉身進入臺後屏風中，隨即聽到槍聲一響，人已倒在血泊中。³蔣校長的自戕事件，唐生智在其回憶中曾表示此事引起學生對袁世凱的憤慨，使全校師生受到一次很大的教育，這也對唐生智在保定畢業後出路的選擇有一定的影響。

民國3年唐生智以優異成績畢業，學科和術科表現均佳，因為是全國第一次正規軍官學校的畢業生，袁世凱十分重視，要從畢業生中挑選最優秀學生參加模範團，由袁本人自任團長，團副為陳光遠。但唐生智不願成為袁世凱的「御林軍」，設法在操性成績上動手腳，故意嘲笑其湖南同學魯揚開，引發兩人劇烈爭吵，被校方記大過處分，因此連北洋六個基本師都沒能進入，而被分發回到湖南。⁴

二、保定系勢力的結合

保定系的勢力在湖南曾喧赫一時，蔣方震視湖南為中國的普魯士，希望其湖南門生能朝氣蓬勃，以成就如曾國藩般不世之勳業。⁵他對唐生智期望尤深，與唐來往也最密，因唐回

¹ 唐生智：〈從辛亥革命到北伐戰爭—唐生智回憶片斷〉，《文史資料選輯》，1985年第3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11月，一版），頁162。

² 龔浩口述，汪仲弘筆記：〈我所知道的唐生智—龔浩將軍訪談紀錄稿〉，《傳記文學》，第49卷，第6期（民國75年12月），頁21。

³ 史射陵：〈保定軍校滄桑史（一）〉，《藝文誌》，第34期（民國57年7月），頁18-19；陶菊隱：《蔣百里先生傳》，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3輯（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61年），頁93。

⁴ 唐生智：〈從辛亥革命到北伐戰爭—唐生智回憶片斷〉，頁163。

⁵ 沈雲龍、賈廷詩、夏沛然訪問，賈廷詩、夏沛然紀錄：〈龔浩先生訪問記錄〉，《口述歷史》，第7期

湖南後，與外界較少接觸，許多事情均由蔣方震居間協調聯繫，蔣每年會來湖南一兩次，與唐縱論國內外大事，分析時局，提供對軍隊整訓之意見。北伐初期蔣方震任吳佩孚之參謀長，屢勸吳不要過問湖南之事，後來梁啟超與蔣方震欲藉唐的武力，形成一股勢力，曾勸唐與北伐軍分開，勿與孫傳芳軍衝突。⁶而民國18年，唐得以再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蔣方震的保薦，但唐後來的鄭州之變，也使蔣受到連累。蔣屢對唐建言，唐雖未必全盤接受，但無疑地蔣確扮演著唐生智良師益友的角色。

除了蔣方震帶給唐生智重大的影響外，唐生智也致力於凝聚保定前後期同學成一股龐大勢力，於是保定系在湘省政壇也發揮了重大的影響力。根據民國16年的統計，唐部團長以上的軍官共六十四人，其中出身保定軍校者達五十人之多，接近了八成，如表一：

表一 民國16年保定軍校出身之唐生智部將表

姓 名	原 籍	職 銜	期 別	科 別
唐 生 智	湖南東安	軍 長	第 1 期	步 二 連
魯 揚 開	湖南永順	團 長	第 1 期	步 二 連
萬 耀 煌	湖北黃岡	團 長	第 1 期	步 二 連
張 輔	湖南醴陵	團 長	第 1 期	步 二 連
張 森	湖北麻城	團 長	第 1 期	步 三 連
吳 尚	湖南益陽	團 長	第 1 期	步 四 連
戴 斗 垣	湖南鳳凰	團 長	第 1 期	步 四 連
李 品 仙	廣西蒼梧	師 長	第 1 期	步 六 連
蔣 春 湖	湖南零陵	團 長	第 1 期	步 六 連
龔 浩	湖南益陽	參 謀 長	第 1 期	騎 二 連
熊 震	湖南益陽	團 長	第 1 期	騎 二 連
王 德 光	湖南湘鄉	團 長	第 1 期	炮 一 連
周 榮 光	湖南長沙	團 長	第 1 期	炮 一 連
晏 勛 甫	湖北漢川	團 長	第 1 期	炮 二 連
李 必 蕃	湖南加禾	團 長	第 1 期	工 一 連
劉 運 乾	湖南寶慶	團 長	第 1 期	工 一 連
黃 鉞	江西玉山	團 長	第 1 期	工 一 連

（民國85年6月30日），頁90-91；萬耀煌：〈萬耀煌回憶錄（二）〉，《中外雜誌》，第17卷第1期（民國64年1月），頁38。

⁶ 陶菊隱：《蔣百里先生傳》，頁94。

陳 勉	湖南常德	參 謀 長	第 2 期	步 一 連
胡 德 春	湖南鳳凰	團 長	第 2 期	步 一 連
劉 興	湖南祁陽	師 長	第 2 期	步 一 連
周 燦	湖南祁陽	師 長	第 2 期	步 一 連
范 新 帆	湖南長沙	團 長	第 2 期	步 一 連
劉 垂 霽	湖南湘潭	團 長	第 2 期	步 一 連
陶 峙 嶽	湖南寧鄉	團 長	第 2 期	步 二 連
廖 磊	廣西陸川	團 長	第 2 期	步 四 連
俞 業 裕	湖南長沙	團 長	第 2 期	步 五 連
葉 琪	廣西榮縣	師 長	第 2 期	騎 一 連
劉 克 家	湖南醴陵	團 長	第 2 期	騎 一 連
李 雲 杰	湖南嘉禾	團 長	第 2 期	工 一 連
周 堉	湖南郴縣	團 長	第 2 期	工 一 連
王 邦 述	江蘇江寧	團 長	第 3 期	步 三 連
何 宣	湖南益陽	參 謀 長	第 3 期	步 三 連
張 國 威	湖南醴陵	團 長	第 3 期	步 四 連
何 鍵	湖南醴陵	師 長	第 3 期	步 五 連
龔 長 鯉	湖南常德	團 長	第 3 期	步 五 連
凌 兆 堯	湖南鄧縣	團 長	第 3 期	步 五 連
周 磐	湖南寶慶	團 長	第 3 期	騎 一 連
葉 新 甫	江西萍鄉	團 長	第 3 期	騎 一 連
劉 建 緒	湖南醴陵	團 長	第 3 期	炮 一 連
周 維 寅	湖南沅江	團 長	第 3 期	炮 一 連
曹 典 江	湖南湘潭	團 長	第 3 期	工 一 連
何 培 基	湖南湘潭	團 長	第 3 期	輜重一連
羅 霖	湖南零陵	團 長	第 6 期	步十二連
譚 崇 鄭	湖南攸縣	團 長	第 6 期	步十四連
羅 樹 甲	湖南耒陽	團 長	第 6 期	步十四連
魏 鎮 藩	湖南醴陵	團 長	第 6 期	步十四連
鍾 岳 靈	湖南茶陵	團 長	第 6 期	騎 二 連
胡 達	湖南湘陰	團 長	第 6 期	騎 二 連
彭 位 仁	湖南湘鄉	團 長	第 6 期	炮 二 連
李 覺	湖南長沙	團 長	第 9 期	步 三 隊

資料來源：1.《保定一至九期同學錄》（北平武學圖書館，民國18年，再版）；2.歐陽禮：〈保定軍官學校、陸軍大學湖南省同學題名錄〉，《湖南文獻》，第17卷第3期（民國78年7月），頁40-42；3.《申報》，上海，民國16年3月18日。

由表一顯見唐生智的部將多出身保定軍校，其中除了少數為廣西、湖北、江蘇籍外，絕大多數為湖南人，足見唐生智在網羅湖南保定同學之努力與成效，李品仙、何鍵、葉琪、劉建緒、晏助甫、龔浩、周燾等皆為著名將領，北伐時期唐生智又透過保定同學白崇禧、劉文島、陳銘樞等人與兩廣政府聯絡，並參與北伐，其後又與同為保定出身的黔軍領袖王天培、袁祖銘等人也進行軍事上的合作。

保定軍校求學過程實關繫唐生智一生發展。保定軍校的軍事教育奠定其軍事基業，使唐生智在戰禍連年的湖南掌握崛起之機，一度為保定校長的蔣方震將其視為得意門生，與唐始終維持亦師亦友關係，對他的日後發展影響甚大，保定同學在唐生智號召下，形成「保定系」的結合，在「士官系」已經沒落，「黃埔系」尚未躍上舞台之際，為保定勢力達於顛峰的時期，左右時局的發展。

叁、回湘發展與軍事力量的初步形成

一、參加反袁驅湯運動

唐生智在保定軍校畢業後回到湖南，以努力實幹，訓練一支武器精良，紀律嚴明的部隊自許，且朝此目標努力，使其逐漸受到矚目。最初唐生智在陸軍混成旅為見習軍官，一個月後升為代理排長，後來旅部辦理學兵訓練班，被選為學兵隊教官，不久新編一支馬克沁機槍連，又被派任為代理連長。

民國2年，袁世凱親信湯薌銘督湘，開始大肆搜捕屠殺革命黨人及反袁份子，並剝削百姓，有「湯屠戶」之稱，湘人與護國軍陸榮廷部展開了「反袁驅湯」運動，唐生智亦參加這項運動。⁷

5年，湯被驅出湖南，劉人熙被推舉為都督，由於劉人熙與唐生智的父親為舊識，就任後成立了一個直屬督署的衛隊營，即以唐生智為營長。⁸衛隊營除原先的一連外，其餘三連就由唐生智另行招募，後來與唐關係深厚的將領李品仙、周燾和劉興均在此時隸屬唐生智的

⁷ 唐生智：〈從辛亥革命到北伐戰爭〉，頁164。

⁸ 中央研究院：〈趙恆惕訪問紀錄〉，《藝文誌》，第41期（民國58年2月），頁13。

衛隊營。⁹

5年8月，劉人熙隨即因無法維持大局去職，將唐生智推薦給新任湖南督軍兼省長譚延闓。譚到職後積極整頓湘軍，縮減原有四個師成為兩師，第一師師長為趙恆惕，第二師師長為陳復初，唐生智之督署衛隊營則改編為第一師第二旅第三團之第三營，團長為宋鶴庚，旅長為林修梅。¹⁰此乃唐生智在湘軍奠定發展之始基，開始和湖南的軍事或政治大員，如譚延闓、趙恆惕、程潛、魯滌平、宋鶴庚等人發生直接間接關係，且以此為憑藉，在護法戰後紛亂的湖南嶄露頭角。

二、參加護法戰爭

民國6年8月6日，北洋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任傅良佐為湖南督軍，並統率北洋軍第八師王汝賢、第二十師范國璋隨同南下湖南，只留給譚延闓省長空銜。譚延闓最初想阻止傅良佐入湘，但湘軍第二師師長陳復初與傅良佐有舊誼，與傅似有勾結跡象，譚知事不可為，只得去職，在去職之前預先安排劉建藩為零陵鎮守使，在湘南預作部署，以保持部分湘軍實力，並作為進攻退守的根據地。

9月18日，劉建藩、林修梅在衡陽、永州等地區宣布湘南自主，¹¹並敦促丁憂在家的第一師師長趙恆惕回師領導。唐生智所隸屬的宋鶴庚團在湘鄉與邵陽交界之界嶺一帶設防，擔任掩護及搜索任務，與敵接戰三天後，退至祁陽之文明鋪整補。¹²

⁹ 周瀾：〈周瀾自傳〉，《湖南文史》，第48輯（1992年6月），頁134；劉興：〈回憶國民革命軍第八軍〉，《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1963年12月），頁78；李品仙：《李品仙回憶錄》（臺北：中外圖書出版社，民國64年6月，初版），頁32。

¹⁰ 李品仙：《李品仙回憶錄》，頁32。

¹¹ 劉建藩、林修梅宣布獨立日期有兩說，一說6年9月15日，見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1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68年9月，初版），頁329。一說6年9月18日，見陶菊隱：〈記譚延闓〉，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一版），第5輯，頁100；韓信夫、姜克夫：《中華民國大事記》，第1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一版），頁502；仇鰲：〈劉建藩零陵獨立前後〉，《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一版），第26輯，頁79。

¹² 黃一歐：〈劉建藩事蹟回憶〉，《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1964年12月），頁181-186；李品仙：《李品仙回憶錄》，頁34；戴岳：〈傅良佐督湘片斷見聞〉，《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頁108-110；左霖蒼：〈驅逐傅（良佐）、張（敬堯）回憶〉，《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頁114-115。

湘軍與北軍苦戰不支，向南方求援，廣東政府鑑於湖南是兩廣屏障，於是一面派程潛為護法軍總司令，一面派譚浩明為粵桂聯軍總司令，出兵援助。唐生智率部沿潭寶大道夾擊永豐的北洋軍，收復永豐，俘獲敵軍數十人及不少武器彈藥和輜重。¹³而粵桂聯軍也收復省城長沙，北洋軍不願再戰，於11月14日通電南北休戰，停止「同室操戈」，督軍傅良佐大為意外，旋即潛離湖南。

長沙收復以後，南北兩軍形成休戰狀態，直到民國7年1月，因南北無法達成和議，戰爭再起，湘桂護法聯軍擬向北推進，唐生智率軍渡過新牆河，到達更口以北地區；當時桂軍卻受阻於新牆河，由於唐生智向順利渡河北進，向北洋軍側背挺進，使桂軍獲得掩護，才得以順利渡河，收復岳陽。經過整補後，繼續向蒲圻、汀泗橋前進，和北洋軍的吳光新部在汀泗橋發生劇烈戰鬥，雙方互無進展，再度形成膠著狀態。

但是此時局勢劇變，北京政府以曹錕為川粵湘贛四省經略使，張懷芝為援粵軍總司令，吳佩孚副之，張敬堯為攻岳陽前敵總司令，分別率軍南下增援。北洋軍大舉南下，護法軍節節敗退，省城長沙再度被北軍攻陷，湘軍撤退至湘南。為了持續與北軍對抗，開始調整人事，擴充軍力，團長宋鶴庚升為第二旅旅長，唐生智也由營長升為第三團團長。¹⁴

整補完畢後，湘軍進行反攻，由湘江東岸渡過淥水，唐生智部奉命由姚家壩向敵後側擊，結果促成正面軍順利攻下株州。但北軍畢竟來勢洶洶，吳佩孚占領衡山，繼續向衡陽推進，湘軍被迫南退。不過卻因北京政府以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兼省長，令吳佩孚深懷不滿，到衡陽即停軍不進，且極力向護法軍示好。在永興、郴州一帶的趙恆惕乃派符定一前往衡陽，而軍政府所任命的湖南督軍譚延闓也派張其鎰與吳聯繫，既與譚、趙都有接觸，吳軍決定北撤，由湘軍接防，獲吳軍掩護，湘軍乘機推進，民國9年6月11日張敬堯逃離長沙，北軍完全撤出湖南。¹⁵

三、捲入湘省內訌

¹³ 李品仙：《李品仙回憶錄》，頁38-39。

¹⁴ 李品仙：《李品仙回憶錄》，頁42。

¹⁵ 〈張敬堯指責譚延闓違約開釁不已通電〉（1920年9月16日），《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軍事（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版二），頁437；毛振發：《護法戰爭史略》（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9月），頁75-77；仇鰲：〈劉建藩零陵獨立前後續述—湘軍聯合吳佩孚驅逐張敬堯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30輯，頁138。

護法戰爭期間，譚延闓與程潛的對立漸漸浮上檯面，程潛與廣東國民黨接近，自稱湘軍總司令，駐節郴州；譚延闓則為湖南督軍，駐守永州，兩人互不相下。北京政府認為有隙可乘，派與程潛關係甚深之陸鴻逵攜款萬元及委任狀、密函等欲拉攏程潛，卻為譚偵悉，囑桂軍將領馬濟從中攔截。譚既獲委任狀等文件，乃宣稱程潛通敵密謀，程潛被迫離開湖南，將其眾交給趙恆惕。趙恆惕本欲繼程任為湘軍總司令，但譚延闓已有防備，設法阻止，趙只得仍任湘軍總指揮。¹⁶

護法戰後，譚延闓第三度主持湘政，但時局紊亂，內部問題叢生，湘西爆發反譚的內亂，譚乃派宋鶴庚旅會合蔡鉅猷分路進剿，宋旅是湘軍精銳，下轄唐生智及賀耀組兩部。¹⁷唐生智率軍由石門、慈利、大庸、桑植方面進剿，不久即將亂事收平，部隊集中常德附近整訓。¹⁸

譚延闓此時在軍事和政制措置俱引來許多爭議，有所謂「馬嘶團」者，係指其親信呂苾籌等人，譚在馬嘶團的包圍下，下一道手令，稱總指揮所委官員一律無效，另委派一批官員，其中樞運局、礦務局等重要官職就交給這一批親信把持。軍制上定為三旅十二守備區制，也引起部分軍人不滿。¹⁹軍事將領可分三派，即譚延闓派、程潛派與趙恆惕派，唐生智隸屬趙恆惕這一派。三派互爭，在防區內則只知把持稅收，任用私人，導致政令無法推展。

程潛趁著不滿情緒高漲之機，唆使舊部李仲麟密謀「倒譚擁程」。李仲麟以討伐馬嘶團為名，民國7年11月13日發動平江兵變，率兵進攻長沙，譚延闓不安於位，23日引退到上海，由趙恆惕代理湘軍總司令。趙部以開軍事會議為名，誘使李仲麟來省，以猝不及防的手段殺了李仲麟和一些程派人物，穩定了局勢。²⁰

程派勢力被排除後，由程所委任成立的瀏醴游擊隊被湘軍各將領覬覦。其時唐生智為第

¹⁶ 荊嗣佑：〈北洋軍閥統治湖南時期見聞瑣記〉，《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1963年12月），頁142；童錫梁：《觀化一巡》（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78年4月，台一版），頁274；蕭仲祁：〈譚延闓聯吳驅張的鱗爪〉，《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頁120。

¹⁷ 童錫梁：《觀化一巡》，頁275。

¹⁸ 李品仙：《李品仙回憶錄》，頁51。

¹⁹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五)》（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8年5月，版二），頁214-215。

²⁰ 童錫梁：《觀化一巡》，頁279-280；黃一歐：〈譚延闓被迫下台與李仲麟等被殺的回憶〉，《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1963年3月），頁8-9；姚大慈：〈程潛、趙恆惕驅逐譚延闓和李仲麟等之死〉，《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963年12月），頁48。

一師第一旅第三團團長，與第一團團長賀耀組齊名，並為師長趙恆惕、旅長宋鶴庚所倚重，他建議收編瀏醴游擊隊，主張使用分化辦法，先說服張國威，再相機處理何鍵。唐生智先說服張國威改編為騎兵營，擔任營長。何鍵在失去張國威這一部分兵力後，編成旅或團的希望落空，唐又對何鍵加以拉攏，派與何頗為接近的保定同學周燦與何周旋，周燦與何鍵相約共為創造保定軍校集團的光榮而共同努力，於是繼張國威之後，何鍵也接受唐生智改編為騎兵營，隸第一旅，實際上則受唐生智的調遣指揮。²¹加入張國威和何鍵這兩部，唐生智實力如虎添翼，而其未來的發展更不可小覷。

譚延闓和程潛兩股勢力被迫離開湖南，趙恆惕成為湘省領袖。不久湘軍又重行整編，原為旅長的宋鶴庚升為第一師師長，魯滌平為第二師師長，賀耀組、唐生智、張輝瓚、劉鏘分別為第一、二、三、四旅旅長，葉開鑫為獨立旅旅長。唐生智的第二旅經過改編的結果，劉興為第三團團長，李品仙為第六團團長，何鍵為騎兵團團長，²²三位將領日後均成為獨當一面的軍事首領，顯示唐生智部隊的建制已經漸形完備。

四、在湘軍援鄂之役中的表現

趙恆惕接任湖南省長後，以省憲運動為大勢所趨，又符合本身利益，乃著手制訂省憲，以實現自治。由於湖南首倡自治，保境安民，局勢穩定，許多省分亦思倣效，蔚成一股聯省自治風潮。民國10年7月，湖北人李書城、孔庚、蔣作賓等人密謀驅逐直系督軍王占元，前來湖南遊說，鼓吹「湘鄂一家」、「唇齒相依」、「貴省既主張自治之先，…固不可不為鄰省自治，為鞏固自治基礎起見，尤不可不援助鄂省自治」。²³

鼓吹湘省幫助湖北驅逐王占元，並分析湘軍援鄂之利有三：

- (一)可將湘、鄂兩省聯為一氣，實行聯省自治，在長江流域形成一股勢力。
- (二)驅除王占元後，湘軍軍餉可由湖北供應，可減輕湘省財政困難。
- (三)如果湘軍能掌握漢陽兵工廠，則湘軍需用的軍火就不會受到限制。²⁴

²¹ 劉岳厚：〈何鍵的出身與起家〉，《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1964年9月），頁27。

²² 李品仙：《李品仙回憶錄》，頁50；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海：上海書店根據太平洋書店，1930年版影印），第二篇，頁324。

²³ 唐蘇妍：〈湘鄂戰爭及其影響〉，收入西南軍閥史研究會編：《西南軍閥史料叢刊》，第3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一），頁186。

²⁴ 楊同慧：〈孫傳芳與五省聯防〉（國立政治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民國73年），頁30。

此時湘軍經過年餘休養，軍備充實，武人躍躍欲試，企圖藉機擴張勢力；湘軍中鄂籍將官也急欲回原籍，如夏斗寅即有編師回鄂之計畫；趙恆惕亦以為湘省財政困難，軍費浩繁，卻又無力裁軍，有藉對外發展，解決內憂之意，於是湖南和四川的劉湘合組援鄂軍，以援鄂自治為名，聯合出兵湖北。

趙恆惕為湘鄂聯軍總司令，分三路進攻，以夏斗寅部為先鋒，湘軍第一師、第二師繼之，右翼縱隊司令為第一混成旅旅長葉開鑫，率軍由平江向通城、通山前進，左翼縱隊司令為第一師第二旅旅長唐生智，由湘西常德攻湖北石川。唐生智部由常德出發，經洞庭湖，於榮家灣附近登陸，在趙李橋一役大敗王占元部將孫傳芳，至「橫屍十數里，臭氣薰天」。²⁵

援鄂各路軍紛傳捷報，武漢大震，北京政府下令免除王占元，以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蕭耀南為湖北督軍，率軍南下增援，湘軍則久戰疲憊，無力再戰，最後由汀泗橋潰退，但即使在撤退中，唐軍仍能整齊畫一，唐本人則神色自若，顯示大將之風。²⁶

湘軍失利，加上吳佩孚曾在驅逐張敬堯一事協助湘人，所以趙恆惕下令停止向直軍攻擊，吳佩孚也有受張作霖威脅的後顧之憂，最後由英國領事出面調停，雙方於9月1日簽訂和平協議，²⁷湘省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大權落入吳佩孚之手，趙恆惕自此不得不依附直系勢力。

援鄂失利後，湘軍將領向外發展夢想幻滅，各將領只好在省內各據防區，爭取財源，擴張勢力。而唐生智自退回湖南後，更加積極練兵，每晨下操，由他和李品仙、劉興兩位團長親自督飭，軍紀極嚴。其駐地常德是湘西鴉片運往漢口的轉運站，藉由師長宋鶴庚派駐常德的檢察處長歐陽任，唐實際掌握了鴉片煙稅的收入。為了換取漢陽兵工廠的槍械，唐又透過趙恆惕派駐吳佩孚的代表周禮協助，周禮是唐保定的同學，與唐關係很深，由周禮從中談判，唐生智得以鴉片煙換取槍械，軍事實力大增。²⁸

²⁵ 李品仙：《李品仙回憶錄》，頁52；方鼎英：〈湖南援鄂之役〉，《湖南文史》，第39輯（1990年3月），頁138。

²⁶ 沈雲龍等訪問：〈龔浩先生訪問記錄〉，頁89。

²⁷ 倪忠文：《北洋軍閥統治湖北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一），頁174；方鼎英：〈湖南援鄂之役〉，頁138-139。

²⁸ 沈雲龍訪問，賈廷詩、夏沛然、周道瞻、陳存恭紀錄：《萬耀煌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2年5月，初版），頁115-117。

肆、譚趙戰爭與第四師之組成

一、譚趙戰爭的發生背景

民國11年湖南省憲法通過施行，趙恆惕當選省長。而譚延闓也亟思回湘活動，雖然他已於9年被迫離湘，但潛伏勢力仍在，如據有湘西之沅陵鎮守使蔡鉅猷和第二師師長魯滌平均傾向他。12年，蔡鉅猷因鴉片煙稅與趙恆惕發生利益衝突，蔡因軍力微弱，派人赴廣東求援於譚延闓，譚認為這是他回湖南重掌政權的好機會，而南方政府也視此為北伐的良機，於是孫中山任命譚為北伐討賊軍總司令，要他回湘領導北伐。²⁹

12年3月6日，譚、趙間的電報戰開打，揭開戰爭之序幕。譚先電責趙恆惕竟然乞援於北洋軍閥吳佩孚，意圖消滅湘西的蔡鉅猷與陳渠珍，希望他打消此舉，「否則弔民伐罪，海內豈無健者？」趙恆惕立即回電否認，聲稱「恆惕斷不至喪心病狂，引外兵以糜爛鄉梓」。³⁰

譚、趙間的緊張情勢升高，擁譚派的宋鶴庚、謝國光、吳劍學、魯滌平等四人在湘鄉舉行會談，他們均認為湖南已有一年多未捲入省外戰爭漩渦，今後仍須維持和平局勢，如果廣東勢力滲入，湖南又將淪為南北戰場，因此四人決定聯合致電譚延闓，勸其「在粵謀正當之發展」，不要回湘活動，同時也聯名致電趙恆惕，阻止其罷免蔡鉅猷，以免事態擴大。

四人本來希圖調和譚趙紛爭，但宋鶴庚和魯滌平回到長沙後，因向礦務協理胡瑛要求撥餉未遂，將胡瑛送趙懲處，更引起趙的疑慮，決定殺雞儆猴，斷然下令裁撤蔡鉅猷的沅陵鎮守使一職。³¹譚、趙間的戰爭已不可免。

12年6月，蔡鉅猷受譚之命，在湘西宣布獨立，指趙「甘心附北，背叛西南」，從湘西兵分三路討趙。³²8月7日譚在衡陽宣布就孫中山所委任的湖南省長兼湖南北伐討賊軍總司令職，再發通電討趙，云：「湘省陷於綁票，雖經屢次贖票，產即全破，而生命仍難救。」又云：「今國家多難，不外二竊，一曰假竊民意，一曰偷竊地方，巧霸一方，以張私慾，何異

²⁹ 唐希抃：〈湖南兩次驅趙親歷記〉，《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1961年），頁107。

³⁰ 凌霄九：〈趙恆惕軍政生涯〉，《湖南文史》，第39輯（1990年9月），頁107。

³¹ 陶菊隱：《陶菊隱回憶錄》（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76年5月，版一），頁125。

³² 方鼎英：〈一九二三年譚趙戰爭與湘軍入粵〉，《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頁65；陶菊隱：〈記譚延闓〉，《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頁111。

戴盆望天，…請於撕票之日，證我哀痛之心。」斥趙形同盜賊，同時召集湘軍將領於衡州，旋即任命宋鶴庚、魯滌平、謝國光、吳劍學為討賊軍第一、二、三、四軍軍長。³³謝國光和吳劍學接受任命，興師討趙；宋鶴庚先保持觀望，後來迴避到上海；魯滌平則表面上仍保持中立，實際上傾向譚方，因為懼怕所部之保定同學附和唐生智支持趙恆惕，故密切注意部下行動。³⁴

趙恆惕掌控湘軍已久，湘軍的第一和第二兩師有許多軍官是他訓練培育出來的，如第一旅旅長賀耀組、第二旅旅長唐生智、第三旅旅長劉鏞、第一混成旅葉開鑫、第四混成旅唐榮陽等均為湘軍的實力派，與趙均淵源深厚。12年春，唐生智曾向趙報告廣東方面已有譚將出任湖南省長之謠傳，且已接獲要其向譚效力的信函，表明本人已經覆函拒絕云云。唐生智且再三警告，若譚回湘出任省長，將關繫省憲存廢，且此風一開，湖南的安定局面將從此破滅。³⁵

蔡鉅猷獨立之初，趙恆惕認為譚在湘勢力已經根深蒂固，而趙能掌握的部隊卻十分有限，大多數軍人態度不明，也有擁譚的可能，實則此時的湖南既因譚趙對立，新舊兩派已經壁壘分明，舊派軍官固然擁譚，但新派軍官也怕譚的勢力復起，必會遭到舊派排擠。因為趙極度缺乏信心，所以他一方面派代表赴粵，向孫中山輸誠，敦請孫中山建設聯治政府；一面派代表赴洛，向吳佩孚尋求實力援助，因此被譏為「首鼠兩端」。³⁶

此時唐生智的動向同為譚、趙雙方所關注，並極力拉攏。趙派荊嗣佑到常德，說以：幫譚而勝，論功是宋鶴庚第一，魯滌平第二，吳劍學第三，謝國光第四，唐還要名列蔡鉅猷之下，可能已經是第七名、第八名了；若是幫趙，則葉開鑫第一，唐可居第二。其實唐生智已經詳細評估形勢，早已決定助趙，對其所能發揮的影響力也了然於胸，聲明只要他一號召，湖南軍隊中的保定同學定會與他站在同一陣線，且不以葉開鑫名列第一的說法為然。譚延闓也派曹伯聞之兄曹伯晉前來，但無功而返。³⁷趙恆惕即派唐生智駐防常德、桃源間，賀耀組駐守益陽、安化間，與蔡鉅猷相持。³⁸

³³ 《盛京時報》，瀋陽，民國12年8月18日；戴岳：〈譚趙戰爭親歷記〉，《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頁69；方鼎英：〈一九二三年譚趙戰爭與湘軍入粵〉，頁58。

³⁴ 唐希抒：〈湖南兩次驅趙親歷記〉，頁53。

³⁵ 郭廷以、沈雲龍校閱，謝文孫紀錄：〈聯省自治前後—湖南參議會趙恆惕議長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1期，頁68-69。

³⁶ 《盛京時報》，瀋陽，民國12年8月3日。

³⁷ 荊嗣佑：〈北洋軍閥統治湖南時期見聞瑣記〉，頁146-147。

³⁸ 《申報》，上海，民12年9月6日。

譚趙雙方勢均力敵，支持譚的一方多為湘軍高級將領，為湘軍舊派；支持趙的多為新派軍官，如葉開鑫、賀耀組、劉鏞、唐生智均表明擁趙，其中多為保定軍校出身。在部署完成且獲得新派軍官多數的支持後，趙恆惕於8月11日在長沙組織護憲軍，自兼總司令，宣布維護省憲；譚延闓則在衡州高掛憲法修正促進會，積極備戰，譚趙護憲戰爭正式爆發。

二、譚趙雙方的軍事對抗

開戰之初，譚派的衡陽鎮守使謝國光部由衡山的護湘關直趨湘潭花石、株亭間；寶慶鎮守使吳劍學將軍隊開到湘鄉、永豐一帶；湘西蔡鉅猷全力牽制趙派的二員大將賀耀組與唐生智。三路進兵，來勢洶洶。趙恆惕除了派唐生智和賀耀組兩旅全力對付蔡鉅猷外，另派葉開鑫南開，抵禦譚軍。唐生智此時派軍防守辰龍關，並將辰龍關以西的蔡部擊退，阻止蔡部向東南進攻桃源、常德的計畫，等湘西局勢底定後，又兼程向長沙進軍，支援葉開鑫。

8月31日，由長沙開赴衡山進擊譚軍的葉開鑫部朱耀華團在譚方的方鼎英和張輝瓚策動下，反戈倒趙，率軍進入長沙。³⁹省城危急時刻，趙恆惕偕李劍農、李鳴九、唐義彬、吳景鴻等人倉皇出走，聞趙出走，護憲軍大受打擊，唐生智退守常德，軍心恐慌，而原本和唐友好，亦表示擁趙的澧州鎮守使唐榮陽先存觀望，至此時亦投向譚方，趁機襲取常德，結果卻被唐生智擊退，但仍然使唐部的武器彈藥蒙受可觀的損失。而賀耀組也退至益陽，葉開鑫退守攸縣。⁴⁰

蔡鉅猷部進入桃源，譚軍且一度進至長沙附近，一部占領岳麓山，隔河向長沙實施砲擊，代宋鶴庚繼任師長的方鼎英亦向唐賀葉三旅長勸降，⁴¹雙方相持半個月之久，等到獲悉趙在醴陵，唐生智部進向長沙，指揮第3團、第8團及騎兵團，葉開鑫率劉重威、鄒鵬振、蔣鋤歐等三團，分別在株州、昭陵、淦田及朱亭等地與譚軍相持，在淞口一役譚派的方鼎英受唐生智襲擊，情勢危殆，趙的護憲軍乃得乘勝相機收復湘潭、湘鄉、衡山等地。⁴²

三、魯滌平調停失敗

³⁸ 戴岳：〈譚趙戰爭親歷記〉，頁71。

⁴⁰ 《大公報》，長沙，民國12年10月1日；劉興：〈回憶國民革命軍第八軍〉，頁79。

⁴¹ 《大公報》，長沙，民國12年9月2、6、13日。

⁴² 方鼎英：〈我的一生〉，《湖南文史資料》，第22輯，頁44-45；戴岳：〈譚趙戰爭親歷記〉，頁74。

此時魯滌平以調人自居，建議譚趙兩方舉行「姜畬會議」，以長沙作為雙方的緩衝地，由魯派兵入城維持秩序，在糾紛未解決之前，環省城五十里以內，雙方均不得進入，但是會議從9月22日至10月23日，兩方為省憲存廢問題爭論不休。唐生智與賀耀組、葉開鑫三位護憲軍指揮已經開始掌握戰局優勢，所以他們支持與否成為和議成敗的關鍵。10月10日，三指揮以「所委任代表並未賦予全權，條件之協商應本諸當局者之意向，在協議未經其覆電承認之前，賡續開會，即行取決」為由，通電表示撤換代表，魯滌平信心大受打擊。⁴³

此時長沙傳聞譚、趙將同時下野，另推新省長，魯滌平應可能是兩方均能接受之最佳人選。但魯同時接獲急報，云唐生智殺了其妹夫李希尚，魯大為震怒，立即公開譴責唐生智，並請趙加以嚴懲，與唐有不兩立之勢，但趙恆惕卻未有任何表示，魯以趙偏袒唐，於是遷怒於趙。⁴⁴同時又有密報，說唐生智勾引同為保定出身的魯部第六團團長袁植，準備投往趙方，魯更為震怒，殺死袁植，會議也宣告破裂。趙發表第二次用兵通電，云：「中立之區變為聚叛之藪，和會之地竟成刺殺之場」，對魯滌平極盡諷刺，譚趙戰事再起。⁴⁵

四、譚趙戰爭的再起與結束

11月7日，唐生智與葉開鑫合力攻克謝國光的根據地——衡陽，謝國光向耒陽退卻，陳嘉佑退守祁陽，吳劍學和蔡鉅猷也向寶慶潰退，趙部已取得絕對的優勢。⁴⁶唐生智繼續向郴州、永州攻擊前進，孫中山以譚延闓的北伐軍既已受阻於唐生智，而陳炯明又進迫廣州，乃急電譚延闓回師救粵，全師退回廣東，先解決廣州燃眉之急。當時唐生智曾向趙恆惕建議，不妨乘勝入粵，使敵無法再起，但趙恆惕並未採納他的意見，堅持護憲軍只能到湘境而止，以符合湖南省憲「保境安民」之意，護憲戰爭至此結束，趙方大獲全勝。

護憲戰爭是湘省譚延闓與趙恆惕兩大勢力的對壘，擁譚或擁趙曾令許多湘軍將領大為躊躇。如宋鶴庚託辭養病離湘，從此失去在湘省的影響力；魯滌平初在湘鄉發出通電，表示「畏（譚延闓）、炎（趙恆惕）兩公均吾姑，兩姑之間難為婦」，宣布中立，避免捲入漩渦，但在姜畬會議失敗後，不得不顯露擁譚的立場，在護憲戰後隨譚延闓入粵；而譚延闓以首倡

⁴³ 《大公報》，長沙，民國12年10月12日。

⁴⁴ 方鼎英：〈我的一生〉，頁44；戴岳：〈譚趙戰爭親歷記〉，頁70。

⁴⁵ 《申報》，上海，民國12年11月15日；《大公報》，長沙，民國12年10月20日。

⁴⁶ 《大公報》，長沙，民國12年10月20日。

制訂省憲，卻與師反對省憲，自失立場，徒惹爭議，又在護憲戰爭中無功而返，使譚派將領無法繼續立足湖南，自此譚在湖南實力幾盡喪失。

趙恆惕在唐生智等人的支持下獲得全勝，唐、賀、葉等三旅長也因為軍事劃策與征戰之功，對政局的影響力日漸擴大，如三人曾數度聯合發表宣言，譴責譚派軍人破壞省憲，提出安定湖南時局辦法，開始控制湘局，頗現鼎足之勢。⁴⁷而對在此次戰役中表現頗為突出的唐生智而言，雖然鋒芒畢露，卻與湖南許多重要軍政人物，如譚延闓、魯滌平等入結怨，對其日後的發展也產生不利的影響。

護憲戰爭結束後，趙恆惕論功行賞，出力幹部均各升一等，湘軍由原有的兩師擴編為四師：賀耀組為第一師長，劉鏞升為第二師長，葉開鑫升為第三師長，唐生智升為第四師師長，各師之防地及兵力情形如下表：

表二 護憲戰後之湘軍兵力表

師長旅長	駐防區域	兵力
第一師師長賀耀組 參謀長謝煜燾 第1旅旅長鄭鴻海 第17旅旅長楊永清	常德	二旅
第二師師長劉鏞 參謀長劉瑞廉 第3旅旅長葉琪 第旅旅長唐希朴	澧州 安鄉	
第三師師長葉開鑫 參謀長張雄興 第5旅旅長劉重威 第6旅旅長鄒鵬振 第11旅旅長蔣鋤歐 第14旅旅長劉雪軒	兼湘西善後督辦，辰州 平江 辰州 武岡	四旅

⁴⁷ 如長沙《大公報》民國12年19日至23日載有三指揮會銜布告，宣布斬罪八條，負責保護外僑，向日領提出嚴重交涉，成立軍需籌備處等。

第四師師長唐生智 參謀長曹伯聞 第2旅旅長劉興 第8旅旅長李品仙 第9旅旅長何鍵	兼湘南善後督辦，衡州 永州 郴州 永興	三旅
岳陽鎮守使鄒序彬	岳州	
湘西鎮守使田應詔	辰州	
巡防軍統領陳渠珍	保靖	
鄂軍混成旅旅長夏斗寅 參謀長萬耀煌	長沙	

資料來源：《大公報》，長沙，民國14年11月5日；《時報》，上海，民國15年3月12日。

五、護憲戰後第四師的整訓

護憲戰後，第四師駐防湘南一帶，師部和湘南善後督辦公署設在衡陽。此時湘省南及西南有廣東的譚延闓和程潛倡言北伐，熊克武等藉口援鄂，意圖入湘；北方的吳佩孚也屢電趙恆惕允助湘軍械彈，企圖擴張在湘的勢力，均為趙所拒，因此省內局勢較為安定，但是仍受制軍額眾多，軍情複雜，械彈有限，軍餉艱難等問題。⁴⁸唐生智趁此時機，積極整頓軍隊，銳意經營，使第四師成為湘軍四師中最精銳的隊伍，整訓措施如下：

(一)保持警戒，維持轄區安定：

湘南地處邊境，鄰接粵、桂，除盜匪外又有外敵入侵的威脅，為鞏固邊防，唐生智乃趁這個時機銳意練兵，隨時維持警戒狀態，毫不因局勢穩定而鬆懈，所以在四師中獨能維持較佳的戰鬥力。

此時廣東當局有北伐的計畫，13年12月，湘省另一位離湘至粵，也深具影響力的政壇元老程潛以討伐曹錕、吳佩孚為名，進兵湘境之汝城，曾致電唐生智，要其「立定大計，協力前進」，唐覆函表示：

⁴⁸ 《討伐賄選擁段出山與協圖善後案》，〈致天津蘇象乾等密文電〉（13年11月12日），《閻錫山檔案》，檔號：0372.42/0423.2.1-1949。

公所以號於人者北伐耳，曹氏既去，對象已清，合肥執政，舉國公認，無名之師何以自解？因知粵中民力已盡，貴部給養無術，智為公計，莫若率眾以援炎公，效舊於湘人，結善緣於將來，不然即將粵中數邑而善治之，整軍勦匪，保全一隅，勿再誇張其詞。⁴⁹

唐拒與程潛合作，甚至積極部署討程，採取誘敵深入，四面包圍的策略，在14年大獲全勝，克復汝城，程潛倉皇逃走，僅以身免。

又盛傳桂系沈鴻英有攻湘企圖，唐雖認為沈尚不足為患，因湘西的蔡鉅猷部在前次戰爭受創之餘無力援助沈部，加上川湘邊境的熊克武的牽制，此舉應只是虛聲恫嚇。⁵⁰但他仍不願疏於防備，派劉興由耒陽開駐永州，相機防禦。在粵湘軍魯滌平、宋鶴庚率軍出師北伐，唐生智的老長官宋鶴庚之一旅就在汝城被唐部繳械，而川軍湯子模，黔軍李焱也分別在湘境被唐生智繳械。⁵¹在這些戰事中，唐生智擄獲敵人的槍械，以增強實力為優先考量。

(二)籌措軍費，購置武器：

此時久經戰亂的湘省當局力求與民休息，無意購置武器，增加兵員，各軍只有固定軍費，在轄區則包攬稅收，自行籌措武器糧食，第四師也不例外，曾以餉源不足，下令提徵湘南各縣下年田賦。在湘軍四師中，湘南轄區的條件並非最好，省府所能撥給的軍費也遠不敷所需，擴張困難。可是唐生智卻竭力籌措財源，較之其他各軍的中飽私囊，使第四師的實力終於凌駕各師之上。

湘南轄區隨著唐生智的兵力日漸擴充，在全省七十五個稅區中，唐生智擁有二十七個稅區，每月收入包括：土地稅八十萬元，水口山鉛鋅礦產收入九萬元，鴉片特稅收入一百萬元，加上省政府撥給經費二十四萬元。⁵²其實唐生智的鴉片特稅收入遠不及葉開鑫的湘西轄區，但水口山鉛鋅礦經唐生智積極經營，他先後派賓步程、鄧壽荃任水口山礦局長，賣出礦砂少部分解省，其餘充當軍費，購置武器，當時水口山報效軍餉高達六、七十萬元，這也是唐生智的軍隊能夠迅速擴張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他也盡量撙節開支，一有節餘即用以購買槍枝。⁵³

⁴⁹ 《大公報》，長沙，民國13年12月4日、14年1月15日。

⁵⁰ 《申報》，上海，民國14年1月5日；《大公報》，長沙，民國14年1月15日。

⁵¹ 劉興：〈回憶國民革命軍第八軍〉，頁79。

⁵² Donald A. Jorda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 (臺北：虹橋書店發行，民國66年1月，版一)，頁71。

⁵³ 〈湖南水口山管理委員會致漢口中央黨部電〉（16年5月11日），《漢口檔》，黨史會藏；唐生智：

在武器購置方面，唐生智設法透過與吳佩孚來往密切的桂系陸榮廷親信馬濟，向吳所控制的漢陽兵工廠購買。馬濟與唐生智交情深厚，每次馬濟去洛陽見吳，路經武漢時順便幫唐生智代購槍枝，祕密運送回去湖南。為求購買軍火來源固定，唐生智也努力與吳佩孚建立交情，在馬濟居間聯繫下，唐生智曾到洛陽見吳，吳對他另眼相待，譽為「西南柱石」，重視唐生智未來的發展潛力。⁵⁴

(三)整飭軍隊，創辦軍官講習所

在軍隊的編練方面，唐生智頗有統馭軍隊之才，恩威並施。對部屬任才器使，且能臨之以威，部屬對他十分敬畏，部屬遇有必要開支或家庭困難時，唐必設法幫助解決，也幫助部屬安排家眷的生活，免其後顧之憂，所以第四師在湘軍中最為團結。⁵⁵他治軍嚴格，規定所部每日必須操練八小時以上，同時力革一般軍隊常有的剋扣軍餉，吃缺舞弊的陋規，嚴令軍餉必須發到士兵手中。在唐生智的著力整頓下，第四師軍紀肅然，當時衡陽等湘南督辦駐紮之地，城中少見士兵外出，士兵不得涉足戲院及娛樂場所，一旦發現有軍人在戲院看戲，任何軍官均可加以責罰。⁵⁶

為施以有計畫有系統的軍事訓練，唐生智於民國13年在衡陽創辦軍官講習所，自兼所長，三位旅長一何鍵、李品仙、劉興為副所長，周瀾任教育長，訓練為期一年，除抽調各排連長受訓外，也招收一部分青年學生施以學科和術科操練，以充實軍隊基層幹部，唐也自任教授，經常率隊進行野外練習。後來因參加北伐，講習所只辦了一期，即被併入長沙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三分校。

(四)以佛教教義治軍

有鑒於馮玉祥在湘西常德時以基督教義訓練官兵成功之先例，唐生智亦效法之，他說：馮玉祥之軍隊為基督化，我之軍隊則佛化。他用佛教教義來加強官兵的精神教育，甚具成效。⁵⁷

〈關於北伐前後幾件事的回憶〉，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頁103。

⁵⁴ 張概：〈節述唐生智事〉，《重修湖南東安縣志》（臺灣：瑞德出版社，民國68年，版一），頁44；唐生智：〈關於北伐前後幾年事的回憶〉，頁103。

⁵⁵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湖南區委報告湖南政治經濟情形〉（1925年2月-1926年1月），載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博物館編：《湖南農民運動史料選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一），頁64；吳燦禎：〈譚延闓的生平〉，《中外雜誌》，第24卷第6期（民國67年12月），頁78；《申報》，上海，民國15年1月20日。

⁵⁶ 《湖南農民運動史料選編》，頁64。

⁵⁷ 李品仙：《李品仙回憶錄》，頁61。

唐生智禮聘佛教密宗居士顧伯敘，對之言聽計從，顧法號淨緣，人稱顧和尚，唐經常率高級將領定期在佛堂聽顧和尚講解佛法。顧和尚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大乘真諦向官兵說法，令全體官兵持齋、唸佛及受戒，以佛教的五戒一戒殺、戒淫、戒盜、戒謊、戒貪，及天堂地獄輪迴之說來維持軍紀，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犧牲精神鼓勵士兵救國愛民，振奮士氣。唐曾經和顧和尚一同巡視湘南，至各軍講解佛學大綱，要官兵唸佛受戒，受戒者每人頒發金色受戒證章一枚，一面書一佛字，另一面則註名五戒。⁵⁸另外，為收教化人心之效，也對紳民講解佛學，用淺顯詞句勸人唸佛受戒，因此《長沙大公報》形容當地佛教的盛況為「湘南一片阿彌陀佛聲」。

在唐生智極力擴軍下，直至民國14年冬，趙恆惕到醴陵檢閱軍隊時，第四師無論在官兵素質、裝備武器、教育訓練等各方面均已遠遠超越其他各軍，又在佛法教育的薰陶下，軍紀良好，士氣高昂，第四師的實力既已超越各軍，唐生智的野心也日漸顯露，絕不甘只侷限於湘南轄區，因此對其老長官一省長趙恆惕而言，不啻為一大威脅，兩人衝突對立日形嚴重。

伍、驅趙與第四師的發展

一、進行驅趙

自從趙恆惕任湘軍第一師師長以來，唐生智一直隸屬其部，在護憲戰爭時，唐更以擁戴之功，成為趙恆惕之直轄部屬，與趙關係更為密切。護憲戰後，趙系軍隊盛極而分，唐生智及保定軍官之結合稱為軍官系；葉開鑫、蔣鋤歐為幹部系，為純粹趙派；劉鏞、劉重威為寶慶系，為地緣關係之結合，有騎牆派之名。⁵⁹其中葉開鑫所部號稱人數最多，葉亦驍勇善戰，但軍事專業程度較差；唐則實力最強，在湘南不管軍政各方面均頗具氣象。⁶⁰

趙之下的唐、葉已成對立之勢；劉鏞與趙不睦，因此竭力擁唐；賀耀組與唐雖同為軍官系，但一方面與葉開鑫為同鄉，一面恐唐得勢後不利於己，有擁葉趨勢；旅團以下的軍官中

⁵⁸ 李品仙：《李品仙回憶錄》，頁69。

⁵⁹ 《申報》，上海，民國15年4月3日。

⁶⁰ 郭廷以、沈雲龍訪問，謝文孫、劉鳳翰紀錄：《鍾伯毅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許多人已與唐結合。趙原來即倚重軍官系，而唐生智的實力既居各師之冠，又有政治野心，故政治重心實際上也轉至唐，趙唯有曲意聯絡，任其父唐承緒為實業司長，弟唐彥亦為武長路分段株長路局局長，但終不能扼止唐之野心，雙方衝突不可避免的發生了。

趙自民國9年主政湖南以來，推行自治不遺餘力，以避免捲入南北戰爭的漩渦，維護湘省和平有功，但卻因保守的統治，無法因應時勢，反之，唐生智則處心積慮，暗蓄實力，隨時利用情勢，營造於己有利之局，而倒趙成功，歸納趙失敗的原因如下：

- (一)始終堅持自治，但湖南為四戰之地，如南北間敵對衝突不能結束，則湖南不可能置身事外；加上此時南方已完成兩廣統一與北伐準備，北伐呼聲高漲，但他仍昧於時勢，不能因應時局的演變。
- (二)趙標榜自治，維持中立，實際上與吳佩孚關係密切。護憲戰爭時曾援引吳佩孚軍入援，但北軍紀律敗壞，需索無度，戰爭結束後仍向岳州增兵，此也引起湘人對趙之不滿，趙偏袒吳佩孚，實在不得人心。
- (三)民國13年中國國民黨改組，實行聯俄容共，革命思潮向外傳播，湖南也受到許多革命思潮影響，內部迅速起了變化，國民黨和共產黨勢力同時傳入，反帝國主義、剷除軍閥等呼聲日益高張，但趙對這些革命運動卻不斷鎮壓，引來不滿。

唐生智早有取趙而代的野心，14年秋，他電請趙恆惕到衡陽閱兵，宋鶴庚即對趙表示：「孟瀟有才，然其人性行難測，公宜備之。」⁶¹同年冬，唐生智請顧和尚在衡陽主持佛教金光明法會，第四師全體官兵二萬餘人受戒；15年春，趙恆惕也延請西藏白喇嘛來長沙主辦另一場金光明法會，邀集各師旅長參加，因唐對趙有戒心，沒有參加，兩場法會針鋒相對，有「佛門鬥法」之稱。⁶²但趙恆惕以省長身份，浪費民力舉辦此一盛大法會，其不恤民隱，曾引起湘省議員嚴厲抨擊。

唐生智在軍事上已形成一股反趙的氣勢，軍力較趙強過十分之四、五，⁶³又因湘南轄區鄰接兩廣，開始與廣東政府聯繫，盡量爭取外援。等部署就緒，逼趙行動一波接一波而來。

究所，民國81年3月，初版），頁118-119。

⁶¹ 張朋園：〈湖南政局演變與人事遞擅（1912-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3年12月，一版），頁164。

⁶² 陶菊隱：《記者生活三十年》，頁108；唐生智：〈關於北伐前後幾件事的回憶〉，《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頁103。

⁶³ 德夷：〈為反趙運動告湖南民眾〉，《戰士》（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影印，1982年），第7期（1925年12月），頁2。

他先針對趙的各項措施加以掣肘，如民國14年底，趙恆惕擬召開軍事財政會議，要求各師停止截留各地稅收，軍費由省府統籌支給，解決財政的惡化情勢，為獲得唐的支持，推舉他擔任軍事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唐卻始終不願就職。⁶⁴而且在軍財會議甫告結束，立即宣布湘南礦局不受總局支配；縣長考試才開始實施，他卻不經呈明省長，即自行委任攸縣縣長；又指責趙向中國銀行借款一百八十萬等。15年2月，再電責趙恆惕：「長湘六年，毫無善政，無歲不干戈，無兵不擄掠，天災人禍相逼而來，民不聊生，哀鴻遍野」。續以三事質問：

(一)小人在位，民怨沸騰，若不立予斥逐，後患何堪設想？指斥趙側之政學系與左右親信，特別嚴厲斥責水警廳長首斌。

(二)日言裁軍，但熊克武殘部竄湘，卻予以收編，不知是何用意？

(三)統一軍政，整理財政，是治湘的重要原則，但流於粉飾太平；財政司長張開建未明世故，整理財政操之過激，引起各方反感，政府卻從而庇之。⁶⁵

其挑釁意味濃厚，因此趙接信後，令葉開鑫前往湘潭佈防，有防範之意。到3月時又請蔣方震向唐疏通。⁶⁶蔣方震向唐轉述趙省長任期即將屆滿，已經決定不再連任，勸唐遵守省憲，等候改選省長，如新省議會能早一些成立，也可提早改選。假使唐能依照省憲獲選，彼將立刻交卸省長一職。此時唐生智雖對趙步步進逼，但還未到攤牌的時刻，乃表明本人潛心軍旅，無志民政，誓以實力擁護湘省自治，不容外力侵犯，且發電趙恆惕云：

去歲軍財會議案為吾湘內政理亂之本，關於個人政策之成敗者小，關於全省之觀瞻者大，智既列席，自當實力奉行，以維大局。各師新定防地雖以處境不同，各有困難，亦唯有請求政府，體察情況，隨時設法補救，對於議決原案決對不能推翻。智部久處湘南，任鉅餉絀，困乏特異，各縣賦稅早已令飭解緩到庫，自以忍痛設法，期收整理之效。……近聞不逞之徒，專以造謠為事，此輩別有用心，不值於笑，無待於辯。整理軍財、扶危定傾，智雖不敏，請事斯言。⁶⁷

將逼趙之舉歸咎於有人之造謠，但等蔣方震一離湘，唐即調動軍隊分三路進逼，第二旅沿湘江指向長沙、湘陰之線；第八旅向衡山集維；第九旅經攸縣指向醴陵，三路向長沙逼近

⁶⁴ 《大公報》，長沙，民14年12月26日；《申報》，民國14年12月10日。

⁶⁵ 湖南省志委員會編：《湖南省近百年大事記述》（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三），第1卷，頁500。

⁶⁶ 《盛京時報》，瀋陽，民國15年3月14日。

⁶⁷ 《申報》，民國15年3月4、12日。

，仍然持續進行逼趙。唐的父親實業司長唐承緒又適於此時離湘赴漢，更引起趙的疑慮。⁶⁸於是派與唐交情頗佳的鍾才宏至衡陽與唐磋商，提出以唐生智為內務司長，準備代理省長，及撤換第三師師長葉開鑫，由參謀長張雄輿代理等條件徵求唐同意，並做出走的打算。

唐派葉琪到長沙，向趙解釋出兵並不是要逼趙去職，調兵醴陵是為了防止謝文炳部竄擾，軍隊開衡山是因駐地物優騰貴，為減少開支，才移往衡山。於是葉琪向趙保證唐此刻決不來省，請趙放心；鍾才宏亦來電表示唐無意進逼，對趙委任其為內務司長亦加謙讓，趙遂不再出走，又派樞運局長歐陽任、張雄輿到衡陽，唐生智向他們分析湘省政治腐敗情形，說：「如果不愛湖南則已，如愛湖南就不能長此下去，為救湖南不得不爾。」又說：「虎口是張開的，可以吃人，也可以不吃人。」⁶⁹意謂如趙能自動下野，自然無事，張雄輿回長沙覆命，趙遂決定下野。

3月9日，長沙青年學生在唐生智號召下進行反趙反憲運動，各民眾團體召開「反趙」的市民大會，通過「對湘局之主張」共二十四條，主張驅趙、廢除省憲、討伐吳佩孚、督促湘省北伐等，對趙的一切政治舉措大加撻伐，且提出改革主張，各縣人民紛起響應，湘潭等二十餘縣也紛紛召開類似的市民大會。⁷⁰趙更加不安，雖下令嚴加緝捕，但已經無法扭轉形勢，11日乃通電辭職，表明辭職原因，一為維護省憲，一為推行聯治，辭職後依省憲第五十三條規定，由首席省務員代行省長職權，舉唐為內務司長，代理省長職務，本人隨即離開長沙。⁷¹

3月16日，唐生智進入長沙，欲避去「驅趙」之名，一再表示趙省長因誤會出走，當設法挽救，請其回湘主持，本人決不就代行省長職務。⁷²暫以第四師留守處當行署，以湘南督辦兼第四師師長名義維持全省治安，揆其目的乃在希望各實力派勸進，以「揖讓」方式接長湘局，隨後各將領紛紛勸進，葉開鑫、賀耀組、劉鏞等皆發出通電表示擁唐，直到25日，唐始允就任代理省長，通電表示：「趙省長倦勤，迭電攀留，難移高節，用忘謫陋，出任艱鉅，環鄰湘省，皆務親善，保境安民，絕不窮兵，集中精力，專圖內

⁶⁸ 《申報》，上海，民國15年3月15日。

⁶⁹ 萬耀煌：〈萬耀煌回憶錄(五)〉，頁39。

⁷⁰ 《政治週報》，第13期（廣州：政治週報社，據民國年本影印），頁11-12。

⁷¹ 《中華民國大事記》，第1冊，頁440、441；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2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68年7月，初版），頁24、25。

⁷² 《大公報》，長沙，民國15年3月13日。

治。」⁷³其意仍在繼承趙的保境安民政策，先從統一本省入手，顯見其驅趙運動並非政見之爭，而係權力之爭。

二、代理湖南省長

代理湖南省長之後，唐生智迎合時勢潮流與人民對改革的期盼，力圖省政興革，以解除湖南積弊，要點如下：

(一)人事之安置：省長下設內務、財政、教育、實業、司法五司，除內務由唐本人兼理外，其餘各司長全部易人，分由鄧壽荃、曹典球、唐啟虞、賓步程、歐陽任、曹伯聞等人接充；另外，為備庶政諮詢，以謀革新，兼調和各方勢力，聘蔣方震、田鳳丹、唐經百、唐規嚴、鍾才宏、陳維誠、彭一湖、童梅岑、劉文島、江浴岷、李鐵星、胡子清、陳鳳荒、曾約農等人為顧問。⁷⁴

(二)軍隊之整頓：為徹底整編軍隊，以免師長尾大不掉之覆轍，唐先廢師為旅，直隸省長，將第一師師長賀耀組升為善後督辦，第一師名義無形消滅，第二和第三師已通電取消，即使其本身之第四師師長缺亦未補人，只將各師之旅長重新任命。⁷⁵

(三)財政之整理：趙恆惕時已著手軍財整理方案，惟未有成效，唐生智繼續整頓，清理積弊，由中央銀行辦理湘省金庫，各縣稅收一律解庫；又因湘省不斷舉債，下令財政司組織省債清理處，將過去抵借款項迅速清查，再分別設法清償，在清償期間，所有各項稅款無論過去無向商民抵借，一律由各縣局全部解庫核收；此外又下令清查田賦，以解決財政支絀問題。

(四)省憲之維持：省憲已面臨存廢關鍵，但唐慮及省憲一經取消，則趙派軍官必興師護憲，徒增紛擾，所以到長沙後曾召開會議討論，結果多數軍官主張維持省憲，最後唐生智決採和緩方式，維持省憲。

(五)庶政之興革：他銳意興革，爭取人民支持，如整飭吏治，訓令行政官員勤儉愛民；革新社會風氣，禁煙戒賭；在教育上禁止教育經費挪用，擴充湖南大學規模；救恤災民，舉辦各項賑濟業務；振興實業，如造林、勸工場、紡織廠等均極力興辦。⁷⁶

⁷³ 《大公報》，長沙，民國15年3月19日。

⁷⁴ 《大公報》，長沙，民國15年3月30日。

⁷⁵ 陶菊隱：《記者生活三十年》，頁111。

唐生智主湘，開始進行一系列的改革，也收到初步的成效，但是其一意的擴張，進而以激進手段實行驅趙，終於招致內戰的爆發，湘省重現不安，改革也因此中挫。

三、第四師的發展

自從譚趙護憲戰後，第四師經過嚴密整頓，實力已凌駕其他各師之上，唐生智乃得憑藉第四師的實力，對趙形成威脅，再進而成功的驅趙。但是趙恆惕任省長時，四個師均隸其下，而湖南軍閥有一特色，即各軍閥指揮不統一，管理不統一，同級軍閥彼此是互相對立，故四師之間彼此是互不統屬的。⁷⁷既已接任省長，如何獲得各師的支持及避免反對勢力，攸關其在湖南的政治前途。

到長沙後，唐生智立刻召集軍事會議，以消除其他各師的敵對態度。他對趙最親信且實力較強的第三師師長兼湘西善後督辦葉開鑫最為疑慮，⁷⁸而第一師師長賀耀組是他湖南陸軍小學、湖北陸軍中學及保定軍校同學，平常往來亦很密切，故會議前即先與賀耀組商量合作，賀建議對第二及第三師的反對勢力極力拉攏。⁷⁹但葉開鑫首先稱病請假，繼將主要部隊撤往岳州，駐湘西的兩旅則向寶慶集中，威脅唐之後方，不欲與會，有不服之意。於是在軍事會議一開始，唐生智當場逮捕葉開鑫的參謀長張雄興、旅長劉重威及第二師師長劉鏘、旅長唐希抃及參謀長蕭汝霖等五人，並通電斥責他們把持軍民財政，「趙前省長之不能行其志，此數人者實為厲階」。⁸⁰

唐在通電中批評第二師師長劉鏘擁兵自恣，最近更利用時機要挾官祿；責葉開鑫廣召土匪，致使湘西盜匪群聚，治安敗壞，又責其在軍事會議通知後，盤據岳州，屢召不應，而且似有在汨羅等處掘壕築壘，陳兵作亂的跡象；數落第四旅旅長唐希抃為庸劣之人，以依附劉鏘，苟取富貴；責第五旅旅長劉重威包運鴉片，聚賭庇娼，驕縱強橫，形同土酋；責第十一旅旅長蔣鋤歐縱兵殃民，斂亂財政，在部隊移駐岳州之後，動輒截提引鹽，破壞鹽綱，斷絕

⁷⁶ 《大公報》，長沙，民國15年3月29日、4月4日、10日、12日、13日。

⁷⁷ 金勝一：〈軍閥統治時期（1914-1926）的湖南農村社會經濟〉（國立政治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民國77年1月），頁33。

⁷⁸ 陶菊隱：《記者生活三十年》，頁30。

⁷⁹ 唐生智：〈從辛亥革命到北伐戰爭—唐生智回憶片斷〉，頁104。

⁸⁰ 陶菊隱：《記者生活三十年》，頁90。

民食，葉開鑫之為亂，蔣鋤歐實助成其惡，指斥其為悍將、軍蠹；斥責第三師參謀長張雄輿心存詐偽，行險僥倖，且根據所獲密函，更責其詭謀召亂。⁸¹

確定葉開鑫不與會之後，唐決先發制人，因劉重威和張雄輿為葉之得力部將，為剷除葉開鑫的勢力，唐不顧與兩人的保定同學之誼，下令拘押。張雄輿與唐曾交往密切，曾勸唐經由合法程序獲得省長選舉，云：「護憲之役，君所首倡，狐猾狐埋，寧不畏人齒冷？……君若依法選出，我亦服從，葉亦可保無異議。若施之以篡奪，則我等將揮戈相向矣！」對唐以同學之誼直言相勸，卻惹來殺身之禍。⁸²劉鏘本不為唐生智所忌，且驅趙時曾支持唐生智，但以當時有異動跡象，被唐下令扣押，與唐希朴只是陪襯性質，等其交出兵權後，隨即釋放。

軍事會議後，唐生智發布四道命令：1.罷免第三師師長葉開鑫及第三師第十一旅旅長蔣鋤歐的職務；2.取消第二和第三兩師之番號，兩師所轄之各旅均由唐本人直接管轄；3.派賀耀組兼任湘西善後督辦；4.派原為第二師之第三旅旅長葉琪前往澧州接收第二師。⁸³原來第四師的旅長劉興、李品仙、何鍵、周燦等分別升為第二、第三、第四師及教導師長。

唐生智藉軍事會議為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囚劉鏘，殺張雄輿、劉重威諸人，原來的目的是剪除異己，穩定局面。⁸⁴先逼第二和第三師就範，然後再俟機進行改編。卻因操之過急，反引來各師的反感。除了第三師退往湖北向吳佩孚求援外，第一師和第二師也不能與唐合作，各師的整合終於功敗垂成。

陸、唐葉戰爭與第八軍之建立

一、與葉開鑫之對立

⁸¹ 《申報》，上海，民國15年4月1日。

⁸² 童錫梁：《觀化一巡》，頁310。

⁸³ 陶菊隱：《記者生活三十年》，頁110-111。

⁸⁴ 《鍾伯毅先生訪問紀錄》，頁119。

唐生智在接長省長之後，並不能順利進行湘省四師兵力之整合，與第三師師長葉開鑫的對立情勢升高，兩方各採防衛措施。而第二師也因師長劉鏞被囚，怨唐甚深，驅走唐生智所派的葉琪，推唐希朴之叔唐巖攝行該師師長，佔領澧州，向常德出動，與葉開鑫軍隊互相呼應。第一師師長賀耀組與唐私交甚佳，唐生智且極力爭取與其合作，但在唐殺張雄興後，賀耀組因他們都是保定同學，亦時有來往，不免兔死狐悲，懼唐得勢後對己不利，不願與唐合作，又因與劉鏞有寶慶同鄉之誼，與攝行師長的唐巖也是兒女親家，兩師彼此結合，心存觀望。⁸⁵

唐生智派何鍵向岳州推進，三月底攻占岳州，葉開鑫退往湖北蒲圻，投靠吳佩孚；唐也透過時任吳佩孚參謀長的蔣方震向吳尋求支持。吳與趙恆惕關係良好，但認為唐的實力強大，應爭取合作，不願遽然與唐破裂。

吳佩孚手下分兩派，一派是湘人葛豪、符定一，主張助趙恆惕、葉開鑫驅唐，另一派為蔣方震與機要處長唐天如，主張正視唐生智實力雄厚的現實因素，不如以唐生智督湘，屏藩湖北。吳佩孚在考慮兩者利害關係之後，原本準備接受蔣方震的建議，派蔣與唐天如赴湘，與唐生智進行磋商，攔回唐擁吳之通電稿。

但葛豪等乘機向吳進言曰：「生智為趙恆惕一手培植，今竟逼走恆惕，無異犯上作亂，大帥因而授之以湘政，是與獎勵犯上作亂何異？天下後世將謂大帥何？且蔣百里、唐天如非湖南人，安知湖南事，所言未必適切，不如援助葉開鑫回湘，較兩而兩平。」⁸⁶吳佩孚乃決定支持葉開鑫，以葉開鑫為討逆聯軍總司令，派援軍大舉向湖南進兵。

此時廣東內有黨務糾紛，北伐軍難以立即出動，但吳佩孚已調集部將宋大霈、陸澧及鄂軍盧金山、劉躍龍等部駐於湘鄂之交的蒲圻、通城、崇陽及新堤一帶，派派江貞、楚同、辰字雷艇等三艘船艦駛入岳州部署，揚言大舉攻湘。⁸⁷湘鄂之間戰雲密布，風聲日緊，為緩和兩邊的緊張氣氛，唐生智先派譚天池到漢口，向吳佩孚聲明唐未赤化，並居間溝通兩人的歧見；隨後唐又派歐陽任攜函到漢口向吳佩孚解釋。函中聲明三點：

(一)湘省絕對保境息民，不出一兵一卒，以入鄂境，所有趙恆惕當省長時與吳所訂之盟約一律有效。

(二)對廣東關係原為私人交誼應酬，擔保兩廣絕不由湘北伐。

⁸⁵ 胡耐安：《六十年人物志小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6年4月，初版），頁242。

⁸⁶ 阮文達：〈反覆無常的唐生智〉，《春秋雜誌》，第3卷第4期（民國54年10月），頁33。

⁸⁷ 《順天時報》，北京，民國15年4月30日。

(三)對岳州用兵，實為肅清湘省內部之反側，絕無他意。

接著，又提出數項要求，如撤去岳州停泊之兵艦及鄂南新加之防兵；恢復湘鄂間的火車及電報交通；勿破壞湘省自治及幫助失敗軍人擾湘等。但是吳佩孚因為與馮玉祥國民軍的戰役中獲勝，圖繼續掌控湘省，以阻扼廣東政府的北伐之路。⁸⁸在歐陽任面前，他氣勢洶洶的在一張紙上振筆疾書，寫了「南」、「北」二字，當中寫了「兵」字，接著又畫了一個箭頭，指向「北」說：「我本來打算向北進兵。」接著又畫了一箭頭指向「南」字，說「但也可以改向南方進兵！」也提出三個條件：(一)限於四十八小時內撤退岳州何鍵部隊；(二)通電宣布討赤；(三)取消罷免葉開鑫的命令。⁸⁹

4月3日，唐生智命何鍵部撤往汨羅江南岸，吳佩孚命原岳陽鎮守使鄒序彬回駐岳州。但因唐只接受吳佩孚的第一項條件，所以吳再派譚道南到長沙，脅迫唐接受討赤條件，受吳任命，征討廣東，促成全國統一，否則至少應發一反赤通電，以明心跡，唐聞後答覆：⁹⁰

第一項受命問題實無商量餘地，湘省自治，省長乃根據省憲而產生，趙省長在位數年，幾經波折，此志不移，一旦托付於智，竟棄之如遺，受此一合法之任命非智之願，且無以對趙省長也。第二項討赤問題，生智絕非同情赤化之人，白（崇禧）、陳（銘樞）來湘不過尋常聘答而已，何能目為赤化證據？且玉帥座中，亦何嘗不有廣東代表在，謂赤化實厚誣耳！反赤非所不能，討赤則不能不有所待，蓋此時湘局初定，反側不安，對內不暇，何能對外？至於通電一層，原無不可，但通電之前即需準備，良以一經通電，吾不犯粵，粵將犯我，其奈之何。

吳此次派譚道南來，已經是對唐的一種讓步，但唐生智仍表示不能接受。譚道南強調：他所帶來的新條件是經過吳再三的考慮，絕無討價還價的餘地。說到這裡，唐一躍而起，大聲吼道：「吳子玉有雄師十萬八萬，又有海軍為輔，他可分作三路五路，水陸並進，進攻長沙，我只有步兵二萬五千人，一個不多，一個也不少，卻可以集中兵力突破一點，直取武漢。」忽然從腰間掏出手槍，拍在桌上，咆哮道：「吳子玉休得欺人太甚，我就跟他拼了吧！我一戰而勝，把他那十四省聯軍大帥的金字招牌砸個稀巴爛，戰而不勝，就用這牢什子（指手槍）解決我自己！」談判至此決裂。⁹¹

⁸⁸ 陶菊隱：《記者生活三十年》，頁112。

⁸⁹ 《申報》，上海，民國15年4月26日。

⁹⁰ 陶菊隱：《記者生活三十年》，頁112。

⁹¹ 《時報》，上海，民國15年5月9日。

吳佩孚任命葉開鑫為討賊聯軍總司令，出兵討唐。葉開鑫和唐嫌怨甚深，既獲吳實力支持，態度堅決，表示不惜一戰，曾將私產七百萬元提充為軍費，並以「赤軍禍湘，出師征討，努力殺賊，救民水火」為誓詞，而唐也不甘示弱，表示如不能勝，當以性命相殉。⁹²當葉部出動時，吳又電唐謂：「台端迭派起莘（歐陽任）、瑞滋（譚天池）代表，賡續湘鄂和約，極所歡迎，現粵赤所謂北伐之軍實行出動，請率尊部回駐衡陽，大張討伐，以固湘圍，吳佩孚已抽撥二師三旅，佐以兵艦，以為之助。」以滑稽出之，實欲加以恫嚇。⁹³旋即派陸澐、陳德麟兩部隨葉入湘，余蔭森部作為接應，另派王都慶由公安入湘西的常、澧，贛軍由萍鄉入湘東，並派海軍江貞、江綏等艦八艘駛赴岳州。

二、戰爭失利與敗退衡陽

民國15年4月19日，葉開鑫發出討唐通電，唐葉戰爭正式爆發。葉開鑫獲吳佩孚由漢陽兵工廠提撥子彈三十萬發、迫擊砲二十四尊接濟後，率部攻向岳州。⁹⁴唐生智派鄒序彬、何鍵迎頭痛擊，但以吳佩孚援軍開到，攻勢猛烈，又有兵艦側擊的威脅，決定放棄岳州。

葉開鑫派旅長蔣鋤歐由鄂省的通城攻向平江，平江位於湘省東北隅，西北為岳陽，西南為長沙，戰略地位十分重要，進據平江一則可直撲長沙，再則可抄襲唐部在湘陰、岳陽陣線之後路。當時守平江的是在湘鄂軍夏斗寅，夏部李柱中不戰而退，平江迅即失陷，蔣鋤歐繼續進擊，使平江至長沙間的險要盡失，葉開鑫得以長驅直下湘陰，會師長沙。⁹⁵

當唐、葉兩軍在平江、汨羅間相持時，其間相距僅七十里，沿線成災區，旅鄂湘人梅馨、陳強為了調停雙方，以減少戰爭損失，倡導息兵運動。先派譚道南向吳佩孚請求停止對湘軍事，吳乃提出三項條件：（一）唐生智仍回湘南督辦任；（二）葉開鑫仍回湘西督辦任；（三）省長仍請趙恆惕回湘任職。趙如不出，則以不帶任何色彩之人坐鎮省垣，長沙劃為政治區域，永不駐兵。但唐生智對戰局並未絕望，無法接受此項條件，所以雙方又各自備戰。⁹⁶

和平運動失敗後，唐生智下令反攻，由夏斗寅的參謀長萬耀煌接替李柱中，4月25

⁹² 《中報》、《順天時報》，民國15年4月25日、30日。

⁹³ 《順天時報》，北京，民國15年4月3日。

⁹⁴ 《中報》，上海，民國15年4月29、30日。

⁹⁵ 《順天時報》，北京，民國15年4月29日。

⁹⁶ 萬耀煌：〈萬耀煌回憶錄（五）〉，頁40。

日一度克復平江，但不久又再度敗退。26日雙方在汨羅決戰，唐誓言死守長沙，一面放棄湘西，只留少數兵力於衡州，而將大部兵力集中於湘陰、汨羅前線及湘東醴陵一帶。在赴前線督師前召開市民大會，舉行反吳示威運動，並發表演說，表示願與省城共存亡。⁹⁷

4月27日，唐任命賀耀組為湘軍總指揮，令其出兵討葉。事實上從唐葉之戰爆發後，唐始終極力爭取與賀合作，曾派人到湘西和賀聯絡，給他十萬元及二十萬發子彈，相約如果長沙不守退守衡陽之時，請賀留在常德不動，若吳佩孚來攻，則退邵陽，但賀耀組置之不理。此時仍然不肯就職，只欲沈機觀變，擴張勢力。⁹⁸

平江汨羅戰況激烈，唐部雖奮勇抵抗，但大敵當前，被迫撤至汨羅，傷亡慘重。28日，葉軍另一路由鄒鵬振率領攻占寶慶，取道洪羅廟直趨衡州，同時，第二師也由澧州進向常德、桃源，唐腹背受敵，處此逆勢，他發表儉電，稱：⁹⁹

生智受事以來，規隨炎公（趙恆惕），雖備經事齊事楚之難，極受頤指氣使之辱，為大局計，亦皆忍之。至於今日，湖南未嘗樹一主義，生智未嘗引一外援，乃叛將葉開鑫由鄂竄回，乘虛入岳，萬一省憲破壞，誰為戎首，不得不訴諸輿論。

4月30日，葉軍繼續進攻汨羅，唐部大敗，退向湘潭、長沙。¹⁰⁰為縮短戰線，5月1日，唐生智放棄省城長沙，葉軍繼續攻克湘鄉、湘潭、醴陵、株州，進向永豐，此為歷來軍事必爭之地，但唐已力不能支，永豐遂被攻下，唐部的根據地衡州乃陷入半月形包圍。¹⁰¹何鍵提議停戰議和，唐見情勢險惡，也一面向葉開鑫詭提和議，一將輜重和重要軍需品移向祁陽、永州，準備隨時退往廣西。¹⁰²

5月12日，賀耀組聯合湘軍第一、二兩師組成護湘軍，並發出通電，一方面譴責唐生智不信不義，犯上作亂，難容天地之間；另一方面指責葉開鑫以討賊軍頭銜，引北兵入湘，足以致南北戰禍，陷湘省於危亡。標榜湘事由湘人自決，勸告唐葉二人停止軍事行動，其意在「護憲」與「討賊」之間獨樹一幟，取得可南可北之餘地。樹反唐旗幟，以取得激烈反唐第

⁹⁷ 《申報》，上海，民國15年5月6日。

⁹⁸ 《鍾伯毅先生訪問紀錄》，頁119。

⁹⁹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頁33-34。

¹⁰⁰ 陶菊隱：《記者生活三十年》，頁115。

¹⁰¹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臺北：谷風出版社），頁226。

¹⁰² 《申報》，上海，民國15年5月19日。

二師的擁護，與吳佩孚暗地往來，與廣東政府亦進行聯繫，以第三者自居，標榜武裝中立，來維持其舉足輕重的地位，¹⁰³但是因為與葉開鑫同主討唐迎趙，故仍與葉合作，與唐公然決裂。¹⁰⁴

此時的唐生智可說是以本身的第四師和湘軍的一、二、三師為敵，兵力僅四十餘營約一萬人，而葉開鑫則除了第三師外，又加上賀耀組的護湘軍，更獲吳佩孚大量軍隊及餉械支援，軍容浩大，共百餘營，約七萬人，雙方實力相差懸殊，因此節節敗退，潰不成軍，葉開鑫則已擁有湘境十分之六、七。¹⁰⁵

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

駐紮衡陽期間，唐生智即因湘南地緣關係，早與廣西李宗仁和黃紹竑有所接觸，進行驅趙時，也派劉文島至粵，同時致電廣西要求派兵一旅，遙為聲援，15年3月24日，國民政府代表第四軍第十一師師長陳銘樞、第七軍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白崇禧由廣州來湘，除議及軍事計畫外，提出三項條件：（一）請湖南政府服從國民政府；（二）在國民政府指揮下，出兵討吳；（三）承認國民黨在湘發展，且絕對保護人民自由。¹⁰⁶在湖南掀起一股革命高潮。但其與兩廣的聯繫卻招致吳佩孚的疑慮，在唐葉之戰中助葉攻唐。

唐敗退湘南，在軍事節節失利之際，再向廣東國民政府求援，國民政府軍政要員中來自湖南的程潛和譚延闓均對唐銜恨極深，對他參加革命的動機及意志頗為懷疑，私心更惟恐唐生智不敗，湘局不亂，均反對援唐北伐。但廣西當局已有援唐的承諾，且湖南戰事的發展是兩廣假道湖南進行北伐的良機，同時考慮到萬一衡州一失，則兩廣缺乏藩籬屏蔽，北洋軍吳佩孚將長驅直入，最後國民黨在二屆二中全會隨即做出北伐援唐的決議。¹⁰⁷

廣西先派第七軍的鍾祖培旅於5月中旬先到全州，準備援唐，其他各旅也集中桂林待發

¹⁰³ 陶菊隱：《記者生活三十年》，頁115-116。

¹⁰⁴ 《申報》，上海，民國15年5月3日。

¹⁰⁵ 陶菊隱：《記者生活三十年》，頁110。

¹⁰⁶ 〈與廣州民國日報記者談北伐〉（15年5月13日），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3年12月，初版），頁1-3。

¹⁰⁷ 張季任：〈北伐前夕國民政府派員聯唐側記〉，《湖南文史》，第42輯（1991年），頁140。

，第四軍的葉挺獨立團也出師準備援唐。援軍雖還未來到，唐軍士氣大振，寶慶先宣告收復，¹⁰⁸又繼續奮力進行反攻，迫使葉軍倉皇潰退，軍心動搖。¹⁰⁹

由於湖南戰事的發展，國民政府也加速了援湘北伐的步伐，5月21日，國民政府任命唐生智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長兼前敵總指揮。6月1日，廣西鍾祖培旅向紅羅廟增援，唐部獲得支助，士氣振奮，使敵人攻勢受阻，以為兩廣援軍開到，不敢再進攻，戰況的轉變使唐生智相信時機大有可為，6月2日，在衡陽正式宣布接受國民政府任命，就任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兼任前敵總指揮，取消湖南省憲。由於唐生智的歸附，使國民革命軍在北伐前夕，又增加了第八軍這一支訓練精良、戰鬥力強之生力軍，第八軍之編制組織如下表：

表三 第八軍編制組織表

第八軍軍長	師 名	師 長	團 數	團 長
唐 生 智	第 二 師	何 鍵	4 團	陶 廣、劉建緒、危宿鍾、張 輔
	第 三 師	李 品 仙	4 團	張國威、熊 震、李雲杰、吳 尚
	第 四 師	劉 興	4 團	廖 磊、唐哲明、周 寅、蔣春湖
	教 導 師	周 燦	3 團	羅 霖、魯揚開、劉克家
	第 五 師	葉 琪	3 團	何 宣、周 磐、劉運乾
	鄂軍第一師	夏 斗 寅	3 團	萬耀煌、盧本棠、張 森

資料來源：陳訓正：《國民革命戰史初稿》，卷一，（出版地缺，民國41年出版），頁40；《國民革命軍戰史》（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69年），第2部，〈北伐統一〉，第2卷，頁169-171。

五、湖南的收復

¹⁰⁸ 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頁1-3。

¹⁰⁹ 《時報》，上海，民國15年6月15日。

由於唐生智通電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長與前敵總指揮，國民政府北伐時機已告成熟，在第八軍全力以赴，加上第四軍和第七軍出兵配合之下，湖南迅即收復，北伐軍信心大振，北伐軍事也得以順利向北推進。

6月中旬，葉開鑫向淮商貸九十二萬元軍費，再度下總攻擊令，分三路同時進攻，吳佩孚也確知兩廣派兵援湘，於是重新部署，以宋大霈為第一路司令，協助葉開鑫的正面軍事，王都慶為第二路司令，擔任右翼防務，唐福山為第三路司令，率謝文炳任左翼軍事，董政國為第四路司令，任總預備隊，準備大舉反攻。¹¹⁰面對敵人強大的攻勢，唐生智乃急電第四軍張發奎、陳銘樞迅速赴援。¹¹¹

7月初，湘省大水，葉軍認為漣水大漲，唐沒有艦隊，必無法飛渡，因此疏於防備，未料唐生智7月5日突然下總攻擊令，全面改採攻勢，第一路李品仙攻湘潭，張發奎助之，第二路何鍵、劉興渡漣水而進，第七軍胡宗鐸、鍾祖培任第三路，攻寧鄉、益陽，周燾、陳銘樞任第四路，出湘東茶陵，攻醴陵。據時隸唐部的萬耀煌回憶，唐進兵機敏，由於他迅速抵達永豐，又進至湘鄉，促使何鍵、周燾提早一天半抵達，唐軍勇猛前進，立下輝煌戰果，葉軍為之鎮懾，7月11日，長沙收復，由於武長鐵路汨羅地方和株萍鐵路的湘東橋均被大水沖毀，火車不通，敵軍大部陷於重圍，不能退出，相率繳械，唐軍繼續佔領湘陰、益陽等地，賀耀組逃往漢口，常德也宣告收復。¹¹²

葉開鑫最後退往岳州，岳州是湘北重鎮，扼湖北咽喉，趙恆惕又復出指揮全局，但還在觀望徘徊，故岳州很快被攻下，葉開鑫部投降北伐軍，唐葉之戰結束。7月13日，唐生智宣布廢除省憲，解散省議會，改懸青天白日旗。¹¹³

湖南收復，國民政府贏得北伐戰場第一次勝利，為北伐得以繼續推進的關鍵，更奠定北伐戰局獲勝的基礎。由湖南一地所發展形成的第八軍，因唐生智的積極經營訓練，因緣際會，參加北伐，立下卓著的戰功，唐生智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因此也成為後來國民政府在北伐過程中收服各地軍人的範例。

¹¹⁰ 《李宗仁回憶錄》，頁227。

¹¹¹ 陳訓正：〈國民軍戰史初稿〉，卷一，頁63。

¹¹² 〈唐生智報告佔領寧鄉等地電〉（15年7月14日），《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頁10。

¹¹³ 陶菊隱：《記者生活三十年》，頁117。

柒、結 論

綜觀唐生智本為湘軍一名小軍官，至北伐前夕建立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其崛起之速一方面由於湖南地理條件和內外局勢的演變，另一方面也歸功於他本身的條件和努力。

唐生智的第八軍是一支在湖南發展而成的軍隊，由於湖南的戰略地位重要，是南北交通要衝，民初南北對立，湖南成為南北雙方爭奪的焦點，飽受嚴重戰禍，但是戰爭不斷，卻為唐生智提供了絕佳的軍事演練場。他先後參加了反袁驅湯運動、護法戰爭、援鄂戰爭、譚趙護憲戰爭等戰役，在歷次戰役中立下戰功，得以脫穎而出，由營長、團長、旅長一路遞升至師長。另外，湘人民性勇敢誠樸，自曾國藩招募湘軍平定太平天國後，湘人一向有樂於從軍的傳統，也為唐生智部隊提供了最好的兵源。

再就個人的條件與努力而言，唐為保定軍校出身，接受良好的軍事教育，日後致力於凝聚保定系勢力，為其日後的第八軍奠定堅實的基礎。投入湘軍後，即表現出奮發有大志，決意努力實幹，以訓練一支武器精良、紀律嚴明的軍隊自許，也努力朝此目標前進，隨時俟機擴充軍隊，積極籌措經費，購置武器，並嚴加訓練，因此實力漸漸超越同輩軍官。

尤其在譚趙護憲戰爭後，他積極在湘南防區整訓軍隊，極力撙節開支，以購置武器，甚至以佛教教義治軍，使第四師軍力遠遠凌駕其餘三師，成為湘軍中實力最堅強的一支隊伍。他也注意吏治，對湘南轄境積極治理，政績斐然。唐生智已成為湘軍中的實力將領，聲勢直逼省長趙恆惕，開始進行驅趙運動，等驅趙成功，繼趙恆惕之後，代理湖南省長，也力圖改革積弊，革新省政，初步獲致一些成果。惜唐葉戰爭隨即發生，無法再依循其湘南的治理模式，改革遂告中輟。

然而唐生智在崛起湖南的過程中，始終蹈襲湘省軍人派系之爭的覆轍，雖然致力於保定系的結合，但僅為壯大本身的實力，因此他不斷參與湘省內戰，專注於克敵致勝與實力擴充，雖然軍力逐年壯大，但始終無法超脫政爭的漩渦，非但造成湘省內部不安，也造成與湘省軍人嚴重的分化，如在譚趙護憲戰爭中，支持趙恆惕，與譚方的譚延闓、宋鶴庚、魯滌平等對立，在湘南整軍時與程潛屢次衝突，在實力強大之後，開始進行逼趙，與趙恆惕也從部屬變成敵人。

雖然驅趙成功，代理湖南省長，但唐生智為對付實力強大的葉開鑫，竟然藉召開軍事會議的時機，先發制人，拘押葉的重要部將，甚至加以殺害，手段之激烈實令人髮指，非但無法完成四師兵力的整合，反而引起各方的反對，葉開鑫首先結合吳佩孚大軍聯合討唐，原來

的第一和第二師也結合成護湘軍，與唐為敵。

擔任代理省長不久，唐葉戰爭隨即爆發，因與其他各師為敵，加上吳佩孚的大批援軍，唐生智力戰不支，敗退湘南。在盱衡南北局勢消長及了解民意趨向後，他決意向兩廣求援，一方面得以迅即收復湖南，另一方面也促成北伐時機的到來，為北伐全局奠定勝利之基。而由唐一手組訓之第四師接受了國民政府改編，成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確立了北伐過程中收服地方軍力的模式。雖然使國民政府北伐得以在各地軍人紛紛歸附下，迅速完成全國統一，但由唐生智第八軍在湖南形成的過程中觀之，這些地方軍隊將領的地方軍閥性格卻為日後政局埋下隱憂。

平心而論，唐生智崛起湖南的過程中，無論在軍事征戰、軍隊組訓、軍事實力的擴充及湘南轄區的治理等均表現優異，獲得相當高的評價。在多變的湖南政局中，其第八軍得以逐步形成，其嚴格編練之第八軍也成為其實力憑藉，為日後涉足中央政局之雄厚資本，然在主政湖南後，無力完成湘軍各師的整合，內戰隨即爆發，非但無法鞏固其在湖南省的統治，且日後在國民政府政治舞臺上也無法獲得其他湖南出身將領的支持，甚至遭到掣肘或反對，也影響日後在國民政府的表現與發展。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報紙

《閻錫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0372.42/0423.2.1-1949，〈討伐賄選擁段出山與協圖善後案〉。

《漢口檔》（黨史會藏）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第3輯，軍事(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湖南農民運動史料選編》（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博物館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10月)

《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黃嘉謨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3年12月)

《盛京時報》,瀋陽,民國12年。

《大公報》,長沙,民國8年至15年。

《申報》,上海,民國8年至15年。

《時報》,上海,民國15年。

(二)專書

湖南省志委員會編,《湖南省近百年大事記述》。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1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68年7月。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2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68年9月。

韓信夫、姜克夫,《中華民國大事記》,第1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

陶菊隱,《蔣百里先生傳》。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61年。

李品仙,《李品仙回憶錄》。臺北:中外圖書出版社,民國64年6月。

童錫梁,《觀化一巡》。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78年4月。

陳訓正,〈國民軍戰史初稿〉,卷一,頁63。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海:上海書店根據太平洋書店1930年版影印。

倪忠文,《北洋軍閥統治湖北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

沈雲龍訪問,賈廷詩、夏沛然、周道瞻、陳存恭紀錄,《萬耀煌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2年5月。

陶菊隱,《陶菊隱回憶錄》。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76年5月25。

《記者生活三十年》。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1月。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五)》。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8年5月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臺北:谷風出版社。

郭廷以、沈雲龍訪問,謝文孫、劉鳳翰紀錄,《鍾伯毅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1年3月。

胡耐安,《六十年人物識小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6年4月。

Donald A. Jorda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 臺北:虹

橋書店發行，民國66年1月。

(三)期刊、論文

唐生智，〈從辛亥革命到北伐戰爭—唐生智回憶片斷〉，《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985年）。

〈關於北伐前後幾件事的回憶〉，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1963年12月）。

龔浩口述，汪仲弘筆記，〈我所知道的唐生智—龔浩將軍訪談紀錄稿〉，《傳記文學》，第49卷，第6期（民國75年12月）。

史射陵，〈保定軍校滄桑史(一)〉，《藝文誌》，第34期（民國57年7月）。

沈雲龍、賈廷詩、夏沛然訪問，賈廷詩、夏沛然紀錄，〈龔浩先生訪問記錄〉，《口述歷史》，第7期（民國85年6月30日）。

萬耀煌，〈萬耀煌回憶錄(五)〉，《中外雜誌》，第17卷第1期（民國64年1月）。

中央研究院，〈趙恆惕訪問紀錄〉，《藝文誌》，第41期（民國58年2月）。

周爛，〈周爛自傳〉，《湖南文史》，第48輯（1992年6月）。

劉興，〈回憶國民革命軍第八軍〉，《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1963年12月）。

陶菊隱，〈記譚延闓〉，《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1986年）。

仇鰲，〈劉建藩零陵獨立前後〉，《文史資料選輯》，第26輯（1986年）。

〈劉建藩零陵獨立前後續述—湘軍聯合吳佩孚驅逐張敬堯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30輯（1986年），頁138。

黃一歐，〈劉建藩事蹟回憶〉，《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1964年12月）。

戴岳，〈傅良佐督湘片斷見聞〉，《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1964年12月）。

左霖蒼，〈驅逐傅（良佐）、張（敬堯）回憶〉，《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1964年12月），頁114-115。

荊嗣佑，〈北洋軍閥統治湖南時期見聞瑣記〉，《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1963年12月）。

蕭仲祁，〈譚延闓聯吳驅張的鱗爪〉，《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1964年12月）。

黃一歐，〈譚延闓被迫下台與李仲麟等被殺的回憶〉，《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1963年3月）。

- 姚大慈，〈程潛、趙恆惕驅逐譚延闓和李仲麟等之死〉，《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961年12月）。
- 劉岳厚，〈何鍵的出身與起家〉，《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1964年9月）。
- 唐蘇妍，〈湘鄂戰爭及其影響〉，《西南軍閥史料叢刊》，第3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一。
- 楊同慧，〈孫傳芳與五省聯防〉，國立政治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民國73年）。
- 方鼎英，〈湖南援鄂之役〉，《湖南文史》，第39輯（1990年3月）。
- 唐希拊，〈湖南兩次驅趙親歷記〉，《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1961年）。
- 凌霄九，〈趙恆惕軍政生涯〉，《湖南文史》，第39輯（1990年9月）。
- 方鼎英，〈一九二三年譚趙戰爭與湘軍入粵〉，《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1963年12月）。
- 戴岳，〈譚趙戰爭親歷記〉，《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961年）。
- 郭廷以、沈雲龍校閱，謝文孫紀錄，〈聯省自治前後一湖南參議會趙恆惕議長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1期（民國78年10月27日）。
- 方鼎英，〈我的一生〉，《湖南文史資料》，第22輯（1986年6月）。
- 張概，〈節述唐生智事〉，《重修湖南東安縣志》（臺灣：瑞德出版社，民國68年）。
- 吳燦禎，〈譚延闓的生平〉，《中外雜誌》，第24卷第6期（民國67年12月）。
- 張朋園，〈湖南政局演變與人事遞擅（1912～1937）〉，《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3年12月）。
- 德夷，〈為反趙運動告湖南民眾〉，《戰士》（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影印，1982年），第7期（1925年12月）。
- 金勝一，〈軍閥統治時期（1914～1926）的湖南農村社會經濟〉，國立政治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民國77年1月）。
- 阮文達，〈反覆無常的唐生智〉，《春秋雜誌》，第3卷第4期（民國54年10月）。
- 張季任，〈北伐前夕國民政府派員聯唐側記〉，《湖南文史》，第42輯（1991年）。